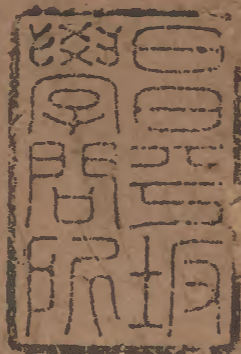


歷代通鑑輯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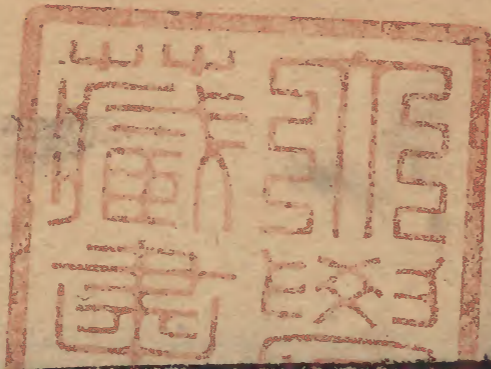
漢書門			
八	三	八	三
冊	架	函	號
七	七	八	三

內閣文庫			
八	八	八	漢
五	七	八	書
函	七	八	
四	冊	三	
架	冊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783	
冊數	79	(69)	
函號	285	17	

百二之三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一百

淺草文庫

明成祖皇帝

未癸永樂元年春正月復周齊代岷四王國

帝即位初四王俱已復爵及是並還故封各令之國王谷

德以開門功賞賜優渥尋徙封長沙遼王植自請改封荊州從之

二月以北平為北京

設北京留守行後軍都督府行部尚書二人侍郎四人所屬六曹各設郎中

等國子監改北平曰順天府

遣御史分巡天下

自是遂為定制至洪熙元年定出巡之期以八月

徙封寧主權于南昌

初權之被誘入關也帝許以事成中分天下及即位留之京師時大寧殘破已無可歸乃乞改南土請蘇州及錢塘皆不許封之南昌舊史載王屏從兵與老中官數人偕往南昌稱病卧城樓乞封南昌帝不得已許之即布政司為邸餼餼規制皆無所更說本姜清秘史考寧王素有智畧既被成祖誘執復不許封內地當必圖免禍自全豈有不俟已而有告朝命而徑往南昌之理野史無稽今不取權巫蠱誹謗者密探無驗得已權自是日韜晦構精廬一區讀書鼓琴其間終帝之世得無患

三月始以大寧地界烏梁海

改北平行都司為大寧都司徙保定以大寧地界烏梁海自是北邊失一重鎮自北平兵起帝既誘執寧王權乃選烏梁海三千人為奇兵從

戰數有功及天下既定遂割大寧地界之以償前勞由是洪武中所築諸城盡廢後至天順末大寧遂盡為烏梁海所有遼東宣府聲援因之隔絕

命平江伯陳瑄等督海運餉北京遼東

洪武中靜海侯吳禎等先後督江浙邊海衛軍歲轉遼餉至三十年以遼餉贏羨罷海運及是北方軍儲不足乃命瑄與都督僉事宣信帥舟師由海道運糧四十九萬石餉北京遼東自是歲以為常

夏四月命戶部尚書夏原吉浚吳淞江即古松江自太湖南下流至嘉定縣入海

時蘇松嘉湖諸郡頻年水災命原吉治之原吉上言浙西諸郡蘇松最居下流太湖在其西南綿亘幾五百里

頃因浦港壅塞湖流漲溢傷害禾稼拯治之法在濬吳

淞諸浦而吳淞下流適當潮汐之衝泥沙易致淤壅惟

嘉定劉家港即劉河口注見前徑通大海常熟白茆港今日白茆浦在

太倉州東北宋嘗置砦于此徑入大江皆廣川急流今宜疏吳淞南

北兩岸安亭等浦安亭在崑山縣東南今有鎮引太湖諸水入劉家

白茆二港使其勢分松江大黃浦首受三茆諸水東流經華亭諸縣至上海

縣東北會吳淞江入海相傳戰國楚春申君所鑿故亦名春申浦三茆即今泖湖在婁縣西有上中下三名

北為上泖亦曰圓泖中曰大泖南曰下泖亦曰長泖乃通吳淞要道其入海處亦

宜浚令深濶庶幾復禹貢三江入海之舊帝從之命發

民夫開濬原吉晝夜經畫布衣徒步以身先之功遂成

遣中官侯顯等使西域

帝聞烏斯藏僧哈里瑪舊作哈立麻今改後仿此善幻化欲致一見

因通迤西諸番命顯賫書幣往迓選壯士健馬護行未

幾又遣馬彬使瓜哇注見前蘇門答刺在占城西南海諸中為西洋要會諸

國李興使暹羅即隋唐赤土國後分為暹與羅斛二國元時羅斛并有暹地遂稱暹羅尹

慶使滿加刺在占城南海中或言即古頓遜唐哥羅富沙柯枝在西海中或云即古盤盤

國諸國于是中官銜命異域者紛紛四出矣

秋八月徙富民實北京

時發流罪以下墾北京田又徙直隸蘇州等十郡浙江

等九省富民實之

削歷城侯盛庸爵尋自殺

帝初命庸鎮淮安旋移山東庸常不自安陳瑛誣以心

安南既列藩封其異種相尋固王法所必討然成祖自燕邸稱兵身冒不韙其得國所自與胡查父子亦何甚逕庭成祖既欲明正其罪然自返慚德何以爲辭顧乃令其狀上聞與師

進討其與越靈王負慶封谷質以徇于軍者又何以異所以歸國之請使方來而芹站之伏兵已起坐爲遠夷所侮雖由黃中等昧於機宜亦其德不足以服遠雖憚以兵威終無益也

明祖嘗樹鐵牌於宮門永禁宦官用事然奉使覲軍洪武已開其漸則禁諭亦徒爲虛語至成祖而出使外域分鎮諸邊監京營制東廠凡後世弊政無不以身先之原其始皆由深德建文時之宦寺逃附洩言因而重加委任遂貽作俑之謀未幾黃儼幾危儲貳

懷異謀遂削其爵庸自殺

冬十一月頒大統歷于朝鮮諸國

北京地震

閏月封胡查爲安南國王

惠帝時黎季犛弑國王陳日焜立其子顯及弟炎復弑之而篡其位更名曰胡一元名其子蒼曰胡查諱曰稱太上皇傳位于查朝廷不知也帝初踐阼查遣使奉表朝貢詭言安南王陳氏嗣絕臣爲衆所推乞賜封爵帝遣使賫勅諭其陪臣耆老詢以陳氏繼嗣有無及推立誠僞查隨遣使還奏遂詔封查未幾安南舊臣裴伯耆詣關告難既而前國王日燧弟陳天平來奔請兵復讐

事在明年帝始悔封查之誤遣使詰責令具篡奪之狀以聞

查復遣使謝罪請迎天平歸國帝信之遂遣都督僉事

黃中呂毅項城人以兵納天平于安南事在三年至芹站在安南

舊諒山府山徑險惡查伏兵邀殺天平中等引兵欲戰

橋斷不得前遂還事在四年帝大怒決意與師討之

始命內臣出鎮考王世貞史料以中官出鎮自永樂八年

于是年特書于本紀因遵之并據備遺錄及明史兵志宦官傳序輯曰

初惠帝御內臣嚴燕兵逼江北多逃入軍中漏朝廷虛

實帝深以爲忠于已及卽位封賞旣行諸宦官言功不

已帝患之會鎮遠侯顧成都督韓觀劉真何福等出鎮

貴州廣西遼東寧夏諸邊乃命宦官中有謀者與之偕

馬駢致亂安南禍敗皆當
時立見奚待後嗣為然哉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之二十一

行賜公侯服。位諸將上。未幾雲南大同甘肅宣府永平
寧波亦各相繼遣使。已又設京營提督使監軍。在八年。復

建東廠。在十年。使刺外事。大權悉以委寄。遂為一代厲階。

甲申二年春三月始選進士為翰林院庶吉士。

洪武時庶吉士不專屬翰林。事見前。及是春廷試進士。賜

曾榮。字子啓。永豐人。等及第。出身有差。復命于第二甲。擇文學

優等楊相等五十八人。及善書者湯流等十人。俱為翰林

院庶吉士。于是庶吉士遂為翰林官。尋又命學士解縉

等。選才資英敏者。就學文淵閣。縉等選修撰。榮庶吉士

相等共二十八人。以應二十八宿之數。庶吉士周忱字

如吉。自陳年少願學。帝喜而俞之。時人謂之挨宿。以其

在二十八宿之外也。

其後或間科一選。或連科屢選。或數科不選。所選多寡亦無定類。莫

與選者謂之館選。以翰詹官望優資深者一人。課之謂

之教習。比三年試之。其留者二甲為編修。三甲為檢討。不得留者為給事中。御史。主事。或出為州縣官。謂之散館。最後教習。以吏禮二部侍郎為之。

夏四月立子高熾。與二王俱。皇后出。為皇太子。封高煦為漢王。初

雲南後。改樂安。高燧為趙王。封彰德。

帝初起兵。高煦常從戰有功。帝喜。以為類已。高煦亦以

此自負。謀奪嫡。及議建儲。邱福等言。高煦有功宜立。獨

金忠力爭。以為不可。帝召解縉問之。縉稱皇太子仁孝。

天下歸心。帝不應。縉又頓首曰。好聖孫。謂皇孫瞻基也。

即宣。復問黃淮。尹昌隆。昌隆于帝即位初。名列姦黨。將就刑。大呼曰。建文時嘗上疏讓

位陛下。奏牘可覆。帝取奏閱之。歎曰。火燒頭。若早從所言。朕亦無此勞苦也。乃免昌隆死。使往北京輔導太子。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之二十一 明成祖皇帝 五

對與縉同。帝意乃決。

以僧道衍為太子少師。

初。帝即位。授道衍僧錄司左善世。及是錄功。以為第一。

拜資善大夫。太子少師。復姚氏姓。賜名廣孝。帝與語。呼

為少師。而不名。常居僧寺。退朝仍緇衣。嘗命蓄髮。不肯

賜第及兩宮人。皆不受。

六月。汰冗官。

封哈密恩克特穆爾

舊作安克帖木兒。今改。後仿此。為忠順王。

哈密。漢伊吾盧地。元末以威武王納古里

舊作納忽里。今改。後仿此。

鎮之。卒。弟恩克特穆爾嗣。帝即位。遣使詔諭。遂入貢。詔

封忠順王。

明年卒。命其次子托克托襲封。

秋。九月。以胡儼為國子祭酒。

儼在閣承顧問。嘗不欲先人。然少戇。帝以為祭酒。遂不

預機務。

周王橚來朝。獻騶虞。

百官請賀。帝曰。瑞應依德而至。騶虞若果為祥。在朕更

當修省。不許。周王宴賜加厚。

冬。十月。河決開封。

蒲城。河津。黃河清。

十一月。同州。韓城。黃河亦清。

籍長興侯耿炳文家。炳文自殺。

刑部尚書鄭賜

字彥嘉。建寧人。

都御史陳瑛劾炳文衣服器皿。有龍鳳飾。玉帶用紅鞋。僭妄不道。詔籍其家。炳文遂自

炳文為惠帝懿親。首先總師北伐。成祖既立。豈尚復能。全先後同此一死。死于前。不失為盡忠。死于後。有愧于全節。實由貪生之一念。慎之。盛庸平安輩。皆以此貽譏。史冊若李景隆。

上從逆迎降更不足齒矣

殺。炳文子璿尚懿文太子長女。建文初進駙馬都尉。炳文北伐。璿勸直擣北平。不聽。遂敗。帝即位。璿稱疾不出。坐罪死。炳文雖太祖功臣。然終以惠帝肺腑戚。故賜等希旨劾之。遂及。

十一月。京師地震。濟南開封亦震。

十二月。李景隆有罪。削爵。

初。景隆以迎降功。加太子太師。授左柱國。朝廷有大事。

景隆以班首主議。諸臣皆不平。周王首發其建文時。至

邸受賂事。廷臣復劾其與弟增枝謀逆有狀。詔削勳號。

絕朝請。至是。李至剛。名鋼。以字。華亭人。復言其居家不道事。遂

奪爵。錮私第。籍其家。

乙酉三年春正月。韃靼索和爾內屬。

初。北平兵起。會郭勒齊稱汗。帝遣使賀之。遂與通和。其

國公趙圖魯根。舊作脫列干。今改。後仿此。等率眾助戰。並厚加犒賜。

及帝即位。屢使致書郭勒齊。賜之銀幣。并及其知院阿

魯台。舊作阿魯。今改。等。至是阿魯台別部索和爾及察罕達

魯噶。舊作察罕道魯。今改。後生。等先後來歸。

二月。命趙王高燧居守北京。

夏六月。遣中官山壽帥師出雲州。注見前。

時命武城侯王聰。鞞水人。覘虜兵。別遣山壽帥騎兵出雲

州。北行會之。人齎一月糧。每三十里置五騎。以待馳報。

宦者典兵自此始。

遣中官鄭和。雲南人。世謂之三保太監。使西洋。

帝疑建文帝亡海外。命和及王景和等蹤跡之多。賚金

鄭和以中官銜命遠歷重洋。辱國體而取侮外夷。莫此為甚。且令其率兵數萬。

廣資金幣以為招徠之具
更為糴安不經其所稱
以兵威三擒酋長焉知非
出自鄭和緣飾即諸番之
相隨入貢亦不過貪中朝
通商厚利非真慕化抒誠
此皆當時關寺矜奉使之
榮且欲陰資其利故爾誇
張失實其事皆未可盡信
至惠帝出亡本屬疑案若
云潛踪海外尤荒誕無稽
成祖此舉仍是欲實其遜
國之跡以圖掩篡弒之名
觀和等還朝並無一語及
建文踪跡更足知其本意
之所在矣

成祖於建文諸臣屠戮殆
盡梅殷固守淮上抗拒經
時而獨免于就誅不知者
謂以肺腑獲全其實成祖
入著猜嫌必不能留此心
腹之患豈不欲顯加之罪
故迫為血書招之便來以
圖易制耳故奸邪窺見意
旨陳瑛甫劾職深遂從從
而擠殺之當時未聞詰其
致死之由則其隱微固可
知矣繼因公主慟哭陳情
始歸罪職深以釋怨而其
跡究不能掩即無橋下之
謀殷又安能晏然終老牖
下乎

幣率兵三萬七千餘人。造大船。凡六十有二。由蘇州劉家港
泛海。至福建。達占城。以次遍歷西洋。頒天子詔。宣示威
德。因給賜其君長。不服。則以兵懾之。諸邦咸聽命。比和
還。皆遣使者隨和朝貢。帝大喜。未幾。復命和往。遍資諸
邦。由是來朝者益眾。和先後凡七奉使。三擒番長。初使
港酋陳祖義。舊港。故三佛齊國也。再使擒錫蘭國王亞
列苦奈兒。及其妻子。最後。蘇門答刺王子蘇幹利謀弒
其王。并欲殺和。為古來宦官所未有。而諸番利中國貨
物。益互市通商。往來不絕。故當時有三保太監下西洋
之說。而後之奉命海表者。莫不盛稱和以誇外番。然中
國前後耗費亦不貲。其隨行軍士。或以舟敗。漂沒異國。
有十餘年始得還者。什不存一二云。

冬十月。殺駙馬都尉梅殷。

初。殷守淮安。悉力防禦。及帝即位。殷尚擁兵淮上。帝迫
公主齧血為書。招之。殷得書。慟哭。及還京。既入。見帝。曰。
駙馬勞苦。對曰。勞而無功。徒自愧耳。帝默然。既而陳瑛
奏殷祝詛。畜養亡命。帝命執殷家人送遼東。至是。殷入
朝。都督譚深指揮趙曦。揣帝意不悅。殷遂擠殷死橋下。
以殷自投水聞。公主率帝衣大哭。帝歸罪深。曦斬之。官
其二子。有鄂爾和者。降人也。事殷久。以深。曦殺殷。請下
刺。和舊作瓦
刺。灰。今改。

十二月。沐晟討八百大甸。本八百媳婦國。明初內附。設八
百者。乃八百大甸。二宣慰使。

降之。

丙四年春正月。初御午朝。

令羣臣奏事。得從容陳論。

三月。帝詣國子監。行釋奠禮。

置開原。廣寧。馬市。

設馬市三。一在開原南關。以待海西。一在開原城東。一

在廣寧。以待朵顏三衛。既而城東廣寧市皆廢。惟南關

市獨存。

夏四月。詔求遺書。

六月。己未朔。日食不見。

禮官請賀。不許。

秋。七月。以成國公朱能為征夷將軍。帥師討安南。

帝大發兵討安南。命能為征夷將軍。沐晟張輔字文弼。玉長子。

副之。帥十八將軍分道進。一出廣西。一出雲南。詔之曰。安南皆朕

赤子。惟黎季犛父子。首惡必誅。他脅從者勿治。罪人既

得。當擇陳氏子孫賢者立之。

閏月。營北京宮殿。

以秦寧侯陳珪秦州人。董其役。宥雜犯死罪以下。令輸作。

命大臣往川湖各省。採大木佐工。至十八年冬。郊廟宮殿始成。

八月。齊王搏有罪。廢為庶人。

搏性凶暴。復國後。益驕縱。帝賜書戒之。不悛。五月。搏入

朝。廷臣劾搏罪。搏厲聲曰。奸臣喋喋。又欲效建文時耶。

會蓋斬此輩。帝聞之。怒。留之京邸。削官屬護衛。及是。召

齊岷二王皆惠帝所廢成祖既還其故封謂當恪備屏藩以長保富貴乃未幾搏以兇暴驕縱梗以沉酒擅殺並坐廢削可見二王前日之禍實由自取不得尤建文為過舉矣惟是齊

岷在延文時罪未昭彰遂
加貶絕不能申大義于天
下則由其君臣措置失宜
不及致詳而發之驟遂不
免貶職師口實然其所以
基禍實皆由洪武之行封
建耳

其子至。並廢為庶人。

冬十月朱能卒于軍。詔以張輔代之。

十一月高文雅上書言事。詔授以官。

先是通政使受四方章奏。非重務不以聞。帝知之。降旨切責。至是戶部人材高文雅。上書言時政。首舉建文事。次及救荒卹民。陳瑛劾其狂妄。請罪之。帝曰。草野之人不知忌諱。言苟可採。勿以直而廢之。命吏部量授文雅官。

十二月赦。

張輔大破安南兵。

輔軍出憑祥。明置縣。後改州。今為土州。屬廣西太平府。進破隘留雞陵二關。

隘留關。在安南國舊諒山府北雞陵關。注見上。抵芹站。沐晟亦由蒙自。元縣。今屬雲南。

臨安斬木通道。奪諸關隘。營白鶴。江名。在安南國舊興化府北。安南有東西二都。交人以交州府為東都。即古龍編。以清化府為西都。即古九真城。依宣洮。

洮富良四江。洮江。即雲南瀾滄江下流。經安南國臨洮府。謂之洮江。其北曰宣江。亦曰宣化江。其南曰沱江。合流處曰三江。為固。賊緣江兩岸樹柵築城。口至交州界。為富良江。

于多邦隘。在安南國舊廣威州西。連亘九百餘里。輔軍次富良江。

遣都督朱榮。字仲華。沂人。破賊于嘉林江。在安南國舊北江府西南富良江支

流也。以經嘉林州故名。

遂與沐晟合軍。進攻多邦城。夜四鼓。令軍

士人持炬火銅角。越重濠。雲梯傅其城。指揮蔡福先登。

士蟻附而上。角鳴。萬炬齊舉。遂入城。賊驅象迎戰。輔以

畫獅蒙馬衝之。翼以神機火器。象皆反走。賊大潰。遂循

富良進攻東都。遣別將李彬字質文。定遠人。等取西都。三江州縣皆望風降。賊焚其宮室倉庫。遁入海。明年春。輔定諒江諸府。賊以舟師入犯。大破之于木

九年。斬首三萬餘級。丁亥五年春二月。謫解縉為廣西叅議。縉建議立太子。語稍稍傳外庭。高煦深怨之。譖縉洩禁中語。帝怒。遽出縉。

三月。封西僧哈里瑪為大寶法王。

先是。侯顯偕哈里瑪至。帝令建齋于靈谷寺。為高帝高后薦福。或言卿雲甘露青鳥白象之屬。連日畢見。帝大喜。侍臣多獻賦頌。乃封哈里瑪萬行具足十方最勝圓覺妙智慧善普應祐國演教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

自在佛。領天下釋教。賜印誥。其徒三人亦封灌頂大國師。

夏四月。皇長孫瞻基出閣就學。

五月。張輔擒黎季犛及其子蒼送京師。

官軍自諒江還。至鹹子關。在安南國舊建昌府快州西北。自東南海道入者。此為要會之處。賊以海艘入富良江。輔與沐晟夾岸迎戰。都督柳升懷遠人。等以舟師橫擊。大破之。季犛父子以小舟遁至海門涇水涸。棄舟走。官軍至驟雨。水漲數尺。舟畢渡。窮追至奇羅海口。在安南國舊安府東南。獲季犛及其子蒼。檻送京師。安南平。

六月。置交趾布政司。以行部尚書黃福字如錫。昌邑人。領之。

求陳氏後不得。乃以安南為交趾。設府十七。曰交州。領州
五。縣。北江。領州三。縣七。諒江。領州二。縣十。諒山。領州七。縣五。新安。領州四。縣
十二。建昌。領州一。縣六。奉化。領縣四。建平。領州一。縣六。鎮蠻。領縣四。三江。
領州三。宣化。領縣九。太原。領縣十一。清化。領州四。縣十。父安。領州四。縣十三。
縣三。新平。領州二。縣三。順化。領州一。縣十一。升華。領州二。縣十。直隸布政司州
五。曰廣威。領縣二。宣化。領縣三。歸化。領縣四。嘉興。領縣三。濱州。領縣
三。其他要害。設十二衛。控制之。置三司。以尚書黃福兼
掌布政。按察。二司事。呂毅掌都司。黃中副之。
以丁鈺為刑科給事中。
時嚴誹謗之禁。山陽民丁鈺訐其鄉人誹謗。得罪者數
十人。法司迎上旨。言鈺才可用。立命為給事中。

秋七月。皇后徐氏崩。

后好讀書。嘗為帝言。當世賢才。皆高皇帝所遺。陛下不
宜以新間舊。又言。帝堯施仁。自親九族始。帝輒嘉納。及
崩。帝大悲慟。為后薦大齋于靈谷。天禧二寺。聽羣臣致
祭。光祿為具物。初。后弟增壽為惠帝所誅。帝即位欲贈
襲。以告后。后曰。非
妾意也。終弗謝。
冬十一月。彗星見。

戊子六年。春正月。岷王榷有罪。罷其官屬。

榷在藩。與沐晟交惡。晟于惠帝時
劾榷事見前。帝以書諭榷。而召戒
晟。榷益沉湎廢禮。殺戮吏民。帝怒。奪寶冊。尋念榷建文
中久囚繫。復之。削其官屬護衛。洪熙時。徙榷武岡。寄居
州治。久之。始建王宮。

夏五月京師地震。

六月張輔沐晟班師還京。

論功輔封英國公晟封黔國公餘爵賞有差。自唐之亡。

蠻服四百餘年。至是始隸版圖。輔還帝賦平安南歌以寵之。

秋八月交趾復亂。

大軍之討黎氏也陳氏故官簡定先降將遣詣京師復

逸去說羣盜鄧悉等下之遂僭號稱大越出沒化州山

中大軍還即出攻鹹子關扼三江府往來孔道諸州縣

皆響應事聞帝命沐晟以兵四萬討之晟與簡定戰于

生厥江。在交州府西。敗績叅贊尚書劉儁。字子士。江陵人。被執罵賊

死呂毅及叅政劉昱。武城人。皆死明年春復命張輔主友

荆州帥師與晟協剿簡定自稱上皇立陳季擴為帝賊

勢益張。季擴本蠻人。詭言陳氏後交人。不

九月詔理獄囚。

科臣劾刑部都察院淹禁罪囚。瘐死者衆。帝召尚書呂

震等切責。期三日內悉疏雜犯死罪以下囚。

冬十二月命安遠伯柳升平江伯陳瑄率舟師沿海捕倭。

升遇倭于靈山。在萊州府膠州東南海中。敗之瑄追至白山島。在登州府

蓬萊縣海中。百戶唐錠等追至朝鮮義州界捷奏勅還師。

己丑七年春正月申茶禁。

洪武中以茶易馬。事見前。上馬給茶八十觔中下以次減

之。帝初年招徠遠人遞增其數至是碭門茶馬司至用

茶馬通市以有易無厚期于便遠人而濟國用若不籌贏絀一任昂直是苛則失和市之本意矣即如唐世易馬回紇多費練帛而

馬不適用蓋彼時藉回紇兵方不得不遂其欲雖知其無益而不能自主故白居易有陰山須樂府刺之至明之市馬在洪武時一馬已給茶八十斤迨永樂而幾增十倍所得馬復多羸瘠價日重而物日輕其後更爲邊累并不止如居易所譏若今日哈薩克輸誠內附願以馬易我之帛一馬之直不過三四金較常直未及三之一且多得良馬會用白詩韻及其意以記事設以明季市易計之省費豈啻什倍哉

茶八萬餘觔增設茶馬司後又特遣御史巡督

二月帝北巡命皇太子監國

詔惟文武除拜邊軍調發上請行在自餘常務悉啟太子處分命吏部尚書蹇義兵部尚書金忠右春坊大學士黃淮左諭德楊士奇輔太子監國

時御史袁綱單珩黨附陳瑛陷兵部主事李貞太子察其寃立白之以帝方寵瑛故特宥瑛而下綱珩于獄又御史方愜匿父喪太子命械送行在于是人皆服用法之當

忠誠伯茹瑄下獄死

瑄以首先勸進對忠誠伯坐不送趙王遣歸里既復逮至京得釋還過限沙不謁谷王王以爲言時方重藩王

禮谷王又開金川門有功帝意嚮之遂逮瑄下錦衣衛

獄瑄知不免服毒死

三月都督僉事平安自殺

初惠帝時安以列將屢挫燕軍已而兵敗被執事俱見前送

北平帝卽位累進後軍都督僉事及是帝覽章奏見安名曰平安尚在耶安聞遂自殺

夏閏四月詔重罪皆五覆奏

五月封衛拉特亦蒙古部落在鞏鞞西按衛瑪哈木特舊拉特舊作瓦刺今改後仿此瑪哈木特舊作把禿

瑪哈木今改後仿此爲順寧王太平爲賢義王巴圖博囉舊作把禿字羅今改後仿爲安樂王衛拉特始見此

初元臣孟克特穆爾舊作猛可帖木兒今改後仿此據西陲衛拉特強甚帝自起兵北平卽與之通和已而孟克特穆爾死衆

分爲三。其渠曰瑪哈木特。曰太平。曰巴圖博囉。帝卽位後。屢遣使諭賜。至是。遣諾袞達什。舊作煖答失。今改。後仿此。等來貢馬。仍請封。遂封三人皆紫金光祿大夫。加王號。自是歲一朝貢。

遣給事中那驥使韃靼。爲所殺。

韃靼知院阿嚕台殺郭勒齊。迎元裔布尼雅錫哩。舊作本雅

失里。今改。于巴什伯里。舊作別失。八里。今改。立爲汗。帝以書諭之。

不聽命。至是。復遣驥往。布尼雅錫哩殺之。

詔御史勿復用吏。

帝以御史爲朝廷耳目之寄。宜用有學識。達治體者。詔

自今勿復用吏。黜洪秉等四人爲序班。鴻臚寺官。秩從九品。

秋七月。以邱福爲征虜大將軍。帥師征韃靼。敗沒。

帝以福爲大將軍。王聰。蒙古人。封同安侯。副之。王忠。孝感

靖安。侯。李遠。懷遠人。封安平侯。爲左右叅將。將精騎十萬北討。時

布尼雅錫哩已爲衛拉特所襲破。與阿嚕台徙居臚朐

河。福帥千騎先馳。遇游兵。擊敗之。遂渡河。獲其尚書一

人。詭言布尼雅錫哩聞大兵至。惶恐北走。去此僅可三

十里。福大喜。信之。曰。當疾馳擒之。諸將請俟諸軍集。偵

虛實。然後進。福不從。率衆直薄敵營。戰二日。每戰。敵輒

佯敗引去。福銳意乘之。敵衆奄至。圍之。數重。聰戰死。福

等皆被殺。全軍盡沒。初。福將出師。帝慮其敢戰。輕敵。陛

爲所給。及福遇敵。進戰不已。李遠諫曰。敵誘我深入。進必不利。始天子與將軍言何如。而遂忘之耶。王忠亦力

言不可福皆不聽遂敗事聞帝震怒奪福封爵徙其家
海南追封李遠王忠為國公念諸將無可任者遂決意
征親

九月庚午朔日食

冬十一月張輔討交趾破之獲簡定

輔進師鹹子關賊以舟蔽江為營官軍衝擊乘風縱火

俘斬無算迨至太平海口在鹹子關南賊黨鄧景異迎戰短

兵接擊斬八百餘餘眾皆潰于是季擴自言陳氏後請

紹封輔曰向者徧索陳氏後不應今詐也吾奉命討賊

不知其他遂遣朱榮等以步騎先輔舟師繼之自黃江

在安南國舊清化府東元和志謂之小黃江下流入海至神投海亦曰神符海口在安南國舊建

平府會師清化獲簡定于美良山中美良交趾舊縣在故廣威州東南

及其黨送京師皆伏誅惟陳季擴遁去帝留沐晟討之

召輔還

庚寅八年春二月帝自將征韃靼

以北征詔天下命戶部尚書夏原吉輔皇長孫瞻基留

守北京以王友督中軍柳升副之何福鄭亨合肥人督左

右哨陳懋壽州人劉才字子才霍邱人督左右掖劉榮宿遷人督前

哨眾五十萬出塞帝次楊林戍勒銘于山至臚胸河夏其名曰飲馬楊林戍在今蘇尼特

西北為度漠處

夏五月大敗韃靼于鄂諾河前注詳前布尼雅錫哩遁遂征阿

嚕台

布尼雅錫哩聞大軍至懼邀阿嚕台俱西阿嚕台不從

衆潰散君臣始各爲部布尼雅錫哩西奔阿嚕台東奔
帝追及布尼雅錫哩於鄂諾河麾兵奮擊大敗之布尼
雅錫哩棄輜重牲畜以七騎遁遂詔移師征阿嚕台

六月擊阿嚕台敗之。

帝次青楊戍一統志明永樂中北征其度漠驛站自庫
俞海子回至開平有青楊戍蒼松峽飛雲

壑靜鹵鎮廣漠戍諸處方輿紀度飛雲壑阿嚕台乞
要庫倫海子在漠北飲馬河東降帝察其詐令諸將嚴陣以待已而果悉衆來犯阿嚕

台帥千騎當中堅帝自將精騎衝擊矢下如雨阿嚕台

墮馬遂大敗追奔百餘里至廣漠戍擒攝後者殲之遂

班師是年冬阿嚕台遣
使來貢馬帝納之

秋七月帝還北京

御奉天殿受朝賀論功行賞帝在軍念士卒艱苦每蔬
食是日宴賚始復常膳

八月寧遠侯何福自殺。

福在惠帝時與盛庸平安禦燕師于淮北戰敗奔還見

前帝卽位命鎮寧夏甘肅委寄甚重福在甘肅請以布
市馬選其長者別

爲羣馬大蕃息永
昌苑牧馬自此始及是從征還陳瑛劾其怨望福懼自

縊死

冬十一月帝還京師

卯辛九年春正月復命張輔帥師討交趾。

前年冬沐晟追陳季擴于靈長海口在安南國
又安府東大敗之

季擴遣使奉表乞降帝命爲交趾布政使不受命剽掠

如故乃以輔爲征虜將軍會晟討之交人苦中國拘束
又數爲吏卒擾往

自宋禮用白英策後汶自南旺分流為運道和賴者幾數百年說者因其經營疏濬具有智力遂疑其出于神助殊不知蓋五汶

所匯膏肓水脊中央高而南北下乃天地自然之形勢特衆人不識不能因勢利道白英獨深晰其精微故舉之易易耳且如大禹平成奏績事若神奇然疏濬決排亦不能舍天地自然之勢而別為用何獨于英而疑之向閱視運河灼見其理曾詠詩以示大凡茲復引申厥旨如右

往起附賊乍服乍叛將帥益玩寇輔至申軍令都督黃中違節度詰之不遜斬以徇將士惕息無敢不用命者二月都御史陳瑛以罪誅

帝初即位御下多用重典瑛承風旨專以搏擊為能帝寵任之瑛益務深刻傾陷不可勝計至是帝始聞其諸不法狀下獄死天下快之

命工部尚書宋禮字大本河浚會通河注見前

河為元轉漕故道岸狹水淺元末已廢不用洪武中復因河決遂淤及帝建北京河海兼運海運險遠多失亡而河運則由江淮達陽武陸輓百七十里人衛河民苦其勞濟寧州同知潘叔正請復舊會通河帝命禮治之禮以會通之源必資汶水乃用汶上老人鄉官名洪武中命有司擇

民高年而公正可任者聽其鄉詞訟謂之老人事重者始白于官餘皆老人理之

白英策築壩東平之戴村在東平州東遏汶流使南無入洸注見前北無歸

海匯諸泉之水汶河泉派凡百四十有五盡出南旺湖名在兗州府汶上縣西南有

東西二湖漕渠貫其中其南為蜀山湖北為馬踏湖中分為二道以四分南流接

徐沛六分北流達臨清南旺地勢高決其水南北皆注

所謂水脊也因相地勢置閘三十有八以時蓄洩禮又

請疏東平沙河汶水支流逸而西出經東平州境謂之沙河合馬常泊即馬場湖

在濟寧州西北之流以益汶禮言會通河以汶泗為源與蜀山湖接

亦入焉其水夏秋有餘冬春不足非引別水以益之必有淺澁之患今東平東境沙河亦汶水支流通于泊比

年淤塞宜亟挑濬築堰障之禮既得請又于汶上東平濟寧沛縣諸處立水櫃陡門水櫃有四曰南旺曰安山

日馬場日昭陽以蓄水陡門建于各關運道以成安山左右平時則常閉水盛則啟以洩漲

明成祖皇帝

見前。昭陽有大小二湖。北屬滕縣。南屬沛縣。

三月浚祥符縣黃河故道。謂賈魯河故道。

自洪武時河決原武。事見前。賈魯河故道久淤。既而決開

封。在洪武二十年。開封城三面受水。城遂圯。至永樂二年始修築。又決溫縣。在永樂二年。濟滌二

水交溢。壞隄四千丈。至是復大決開封。壞城二百餘丈。民被患者

萬四千餘戶。沒田七千五百餘頃。帝命工部侍郎張信

祥符人。時有兩張信。一于北平兵起時首先納款。已見前一節此。往視信言。祥符縣魚

王口。至中灤。注見前。下二十餘里有舊黃河岸。宜濬之以

殺水勢。時尚書宋禮侍郎金純。字德修。泗州人。方開會通河。帝

乃發民夫十萬。命興安伯徐亨。侍郎蔣廷瓚。偕純相治。

并令禮總其役。純引河自開封北。復由故道。河自封邱金龍口下

魚臺塌場。會于汶。出徐呂二洪入淮。塌場口。在魚臺縣南。洪武初。徐達開此通飽。永樂後。為運道所經。至嘉

靖中河決。遂埋廢。河南水患稍息。

夏六月。下交趾。右參議解縉于獄。

縉初謫廣西。復改交趾。督餉化州。入奏事。會帝北征。謁

太子而還。高煦言縉伺上出。私覲太子。徑歸。無人臣禮。

帝震怒。時縉方偕檢討王偁道廣東。覽山川。上疏請鑿

贛江。通南北。奏至。逮下獄。拷掠備至。詞連大理丞湯宗

宗。人府經歷高得賜。中允李貫。編修朱紘。檢討蕭引高

等。俱繫獄。得賜貫。紘。引高。遂瘐死。縉在獄四年。錦衣衛

酒埋積雪中斃之。仍籍其家。妻子徙遼東。紀綱。臨邑人。

秋七月。張輔大破交趾賊于月常江。在安南國舊清化府東。

明成祖皇帝

卷之二十一

七

賊據月常江。列柵樹椿說伏山右。輔遣將連艦拔椿以進。而自率步隊。剿其伏兵。水陸夾攻。賊大敗。是冬復敗之于生厥江。

冬十月。封哈密推勒特穆爾。舊作免力帖木兒。今改。後仿此。為忠義王。

初。哈密忠順王托克托以俘虜得歸。襲封。帝眷特厚。而

托克托凌侮朝使。且沉湎不恤國事。帝賜敕戒諭。未至。

托克托暴卒。乃封其從弟推勒特穆爾為忠義王。賜印

誥。世守哈密。自是修貢惟謹。

復修太祖實錄。

帝以前監修官李景隆心術不正。又期限迫促。未能詳

細。乃命姚廣孝等重修。

十一月。立長孫瞻基為皇太孫。

築海門捍潮隄。

海溢舊隄圯。隄始自唐時。各捍海堰。宋范仲淹復修之。故又名范公隄。後屢築屢圯。自海

門至鹽城。凡百三十里。詔陳瑄以四十萬卒築治之。為

捍潮隄。萬八十餘丈。已而瑄又言。嘉定瀕海地。江流衝

會海舟停泊。無可依傍。請于清浦築土山立墩。表識既

成。賜名寶山。在太倉州寶山縣南。吳淞江口。今縣以此名山。周四百丈。高五十餘丈。海洋空闊。遙

見于帝親為文記之。事在明年。

戊戌十年春正月。詔入覲官言事。

時入覲官千五百餘人。命各陳民莫不言者罪之。言有

不當。勿問。

立皇太孫為儲貳已屬古所未有。若既建太子。又立太孫。名號冗設。更無謂矣。前此惟唐高宗之立重照。嘗一行之。然彼時武氏專政。事出宮闈。豈可據為典要。况建文弗克。終安其位。覆轍匪遙。成祖既甚愛其孫。尤不宜循革除故事。以相期望。若逆料高廟他日之必為不靖。豫正名分。以潛杜之。則已既履成命。而萬運志文。安能禁其子之不效。尤乎。

二月。削遼王植護衛。

植之改封荊州也。請止給一衛。以備使令。而留其三護

衛于廣寧防邊。然帝終嫌其起兵。時貳于已。建文中。植渡海歸朝。

事見前。至是。并一衛削之。

秋八月。勅邊將治壕垣。

自長安嶺。在宣化府龍門縣東南。迤西。至洗馬林。在宣化府萬全縣西北。皆

築石垣。深濠塹。以固防禦。

九月。以藺芳。夏縣人。為工部侍郎。

芳為都水主事。河決陽武中鹽隄。遣芳按視。芳言隄當

急流之衝。河勢不可驟殺。宜捲土樹椿。以資捍禦。而自

中灤分導。河流使由故道。北入海。誠萬世利。芳又以沿

河隄掃。止用蒲繩泥草。不能持久。請編木成大困。貫椿

其中。實以瓦石。復以木橫貫之。牽築隄上。為殺水固隄

之長策。詔悉從之。後皆遵用其法。以宋禮薦。擢侍郎。

冬十一月。命侍講楊榮經畧甘肅。

涼州酋婁達袞。舊作老的。今改。叛。守將擊敗之。婁達袞走赤

斤蒙古衛。明置。今為玉門縣。屬安西州。帝欲發兵討之。乃遣榮至陝

西。會豐城侯李彬議方畧。榮還言。隆冬非出兵時。彬亦

言道遠餉難。宜緩圖之。乃賜勅詰責赤斤蒙古。明年。赤

斤蒙古遂縛婁達袞來獻。

十二月。殺浙江按察使周新。字志新。南海人。

時錦衣衛指揮紀綱用事。使千戶緝事浙中。作威受賂。

旌校詞事至遠。歷州郡。倚勢作威。其為民害實甚。周新立加捕治。風力足稱然。

當時若即臚陳其受賄違
兇之跡飛章上聞盡法處
治以成祖之英察或未必
為羣小所勝乃新不即糾
劾反使紀綱輩得先發制
人乘間誣賊宜其卒無以
自明也但以朝命違繫之
人而旗校復敢藉報私仇
沿途撲掠成祖不惟不加
察究且怒其抗直誅戮旋
加從此寃始日張禍流朝
野鎮撫為明季一代批政
始作俑者非成祖而誰

新捕治之。綱誣奏新罪。帝遽命逮新。旗校皆錦衣私人。在道撈掠無完膚。既至。伏陛前。抗聲曰。陛下詔按察司行事。與都察院同。臣奉詔擒姦惡。奈何罪臣。帝怒。命戮之。臨刑。大呼曰。生為直臣。死當作直鬼。竟殺之。新初為大理評事。善決獄。改御史。敢言不避權貴。人目為冷面寒鐵。及接浙江。屢雪冤獄。周廉使名聞天下。至是以讒死。人咸冤之。

癸巳十一年春正月辛巳朔日食罷朝賀。

二月置貴州布政使司

貴州古羅施鬼國。漢西南夷。牂牁武陵諸傍郡地。元置

八番。五季時馬殷遣八帥討溪洞諸蠻。遂各分據。順元

注見前。諸宣慰司以羈縻之。太祖初平陳友諒。兵威振南

服。思南。唐思州。元思南宣慰司。明宣慰田仁智。思州

州地。元分置沿江宣撫司。後改思州。明永樂後為府。今府屬貴州。宣撫田仁厚率先歸

附。即以故官授之。命世守其地。及洪武年。貴州宣慰霽

翠。蜀漢火濟之裔。世領水西。後為安氏。同知宋欽。宋以後始領。及普定見

前。女總管適邇等。先後來歸。皆予以原官。世襲賦稅聽

自輸納。已而思南田宗鼎。仁智之孫。與思州田琛。仁厚之孫。搆怨

相仇殺。朝廷屢禁之。不能止。初宗鼎與副使黃禧交惡。禧

官。曲宥之。改禧知辰州府。未幾宗鼎以爭地與思州有隙。禧遂與琛結。合兵攻思南。宗鼎挈家走。琛殺其弟。發

其祖墓。宗鼎訴于朝。屢赦琛。禧赴關自辨。皆拒命不至。至是。帝命鎮遠侯顧成帥

兵擒之。送京師。詔分其地為八府。以思南地設思南鎮

思州地。設思州。新四州。鎮遠安順永寧普安。此四州

化。黎平。石阡。四府。皆貴州地。且建置不在一時。明

國馬所係至重飼育固不可失宜至芻秣計直供需尚恐胥吏侵肥重為閭閻擾累若攻駒字牧更非民庶所諳乃盡以委之里下其損益利病固不待智者而知之也况宋時戶馬保馬之法實償於民文彥博等力陳其害前史可徵明制竟至專令民牧且歲課

一駒計丁青鬃價什幾而計孳息征派口增縱使免其丁徭而貽患無窮反不若力役之尚有限制整政若此直全不知以恤民為務矣

史土司傳蓋設貴州布政使司治貴州宣慰司後成化因類書之。未始改程蕃曰貴陽府為布政司治而宣慰司如故府所治在城北宣慰所治在城南而以長官司七十五分隸焉貴州為內地自此始。初洪武中設貴至是領十八衛而以長官司七隸焉後二年復設按察使司于是貴州二司官與各省同而鄉貢則附于雲南令民牧馬。

洪武初令應天諸府民牧馬。初制應天太平鎮江廬州鳳陽揚州六府滁和二州

令民牧馬既而復令飛熊廣武英武三衛軍五人共養一馬歲課一駒解京尋又以牧監羣馬悉歸有司專令民牧江南十一戶江北五戶養馬至是行之北畿計丁

養馬十五丁以下養馬一十六丁以上養馬二其以事編發者七戶養馬一得除罪自後馬益蕃輒責民牧民年十五即養馬復散之山東河南民漸苦之。山東自宣德四年始

河南自正統十一年始

帝如北京皇太孫從命皇太子監國。

以尚書蹇義學士黃淮諭德楊士奇洗馬楊溥字弘濟石首人

輔太子監國。

葬仁孝皇后。

先是帝營壽陵于昌平封其山曰天壽。事在永正七年成名曰長陵。在昌平州北以后葬焉。

夏五月定死罪納贖例

命法司定議死罪情重者殺之情輕者得納贖斬八千貫絞六千貫流徒以下納鈔有差無力者發天壽山種

樹

秋七月封阿魯台為和寧王。

先是衛拉特瑪哈木特累請賞賚留敕使不遣帝遣中

官賚敕責之既而瑪哈木特弒其主布尼雅錫哩立塔

爾巴舊作答里巴今改後仿此為汗阿魯台遣使來告請發兵討賊

願率所部為前鋒故有是命。

八月北京地震。

甲午十二年春二月詔親征衛拉特

瑪哈木特擁兵飲馬河將悉眾南犯言襲阿魯台開

平守將以聞帝下詔親征以柳升領大營鄭亨領中軍

陳懋李彬領左右哨王通咸寧譚青淵之子領左右掖劉

江即劉榮初昌父名江後始更各故江與榮互書朱榮為前鋒先遣榮等率師

駐興和。

三月張輔追獲陳季擴于老撾蠻名撾家明置宣慰司距雲南布政司六十八程今

為南掌國。

先是輔與晟會順州永樂中置屬順化府敗賊于愛子江在順州東北

破其象陣俘斬千餘人擒偽將軍潘徑阮徐等事在十年冬

至是進師羅蒙江在交趾廢田和縣界道險騎不得進輔與將校

徒步行山箐中夜半抵其巢悉擒鄧景異阮鎔等皆磔

以徇又遣別將追斬阮帥于南靈州永樂中置屬新平府季擴走

老撾輔遣指揮師祐破其三關方輿紀要在老撾東南與交趾接界處遂

縛季擴及其孥送京師斬之交趾復平。

帝發北京皇太孫從。

帝謂侍臣曰朕長孫聰明英銳宜歷行陣俾知兵法且可悉將士之勞苦知征伐之不易又命學士胡廣等即軍中爲太孫講論經史。

夏六月至和拉和錫袞。方輿紀要在漠北故和林東按和拉和錫袞舊作忽蘭忽失温今改大破衛拉特兵追至圖拉河瑪哈木特遁。

前鋒都督劉江等遇敵于剛哈拉海。漠北地名舊作康哈里孩今改正

擒斬數十人帝命諸軍兼程進至和拉和錫袞瑪哈木特等三部埽境來戰帝升高阜見其衆分三隊乃命柳

升等攻其中陳懋王進攻其右李彬譚青馬聚攻其左火器齊發帝親率鐵騎馳擊大破之斬其王子十餘人部衆數千級追奔度兩高山至圖拉河瑪哈木特等遁

帝欲窮追皇太孫請及時班師從之還至三峯山阿魯

台復遣使來朝。

秋八月帝還北京。

蠲北京州縣田租二年。

閏月下右春坊大學士黃淮等于獄。

帝親征還太子遣使迎稍緩帝入高煦譖悉徵東宮官屬下詔獄楊士奇楊溥金問。字公素吳人皆坐繫特宥士奇

復職。

廢晉王濟熿。恭王桐子爲庶人進封平陽王濟熿。濟熿弟爲晉王

濟熿少很戾失愛於父濟熿既嗣位濟熿追憾其父并憾濟熿嗾其弟慶成王濟炫等日譖濟熿于朝又誘府

濟熿失愛于父不思自反轉以此積憾而并及其子其傲很頑常何足令之紹

封承緒況濟熿自嗣位以後未聞侯度有愆乃遽信其弟譚博之言重加黜奪以養成濟熿罪惡等事人莫敢言舉措顛倒已極又何怪高煦兄弟之蓄謀誣奪乎

中官校文致其罪帝信之奪濟熿爵及世子美圭並為

庶人而立濟熿為晉王濟熿既立驕恣暴橫一府成被其害至進毒弒嫡母謝氏逼悉

恭王侍兒人莫敢言

冬十一月命翰林學士胡廣等修五經四書及宋儒性理

諸書

書成名曰大全頒行天下大全書全摭宋元諸儒成說類聚成編解所折衷後儒少

之

乙未十三年春正月瑪哈木特遣使來朝

瑪哈木特遣使謝罪貢馬詞極卑順帝曰衛拉特不足

與較受其獻館其使者

釋工作囚徒

先是命出繫囚輸作贖罪既而多亡者有司請捕之帝

曰此皆衣食空乏出于不得已遂命見役者俱還家共

釋四千九百餘人

罷海運

會通河既開黃河與之合流入淮俱見前漕道大通遂罷

海運

三月帝策士于北京

夏四月命英國公張輔出鎮交趾

輔班師甫還在三論功賞資旋遣出鎮輔至交趾討餘寇陳月湖等平

之

兵部尚書兼詹事金忠卒諡忠襄

明成祖皇帝

三

忠少隨兄戍通州。以善卜聞。燕兵既起。僧道衍薦為謀臣。事見前。帝即位。歷官兵部尚書。定建儲議。兼詹事。帝北征。輔太子監國。帝入高煦譖。悉徵東宮官屬下獄。以忠勲舊不問。而密令審察太子事。忠言無有。帝怒。忠免冠頓首。願連坐以保之。以故太子得無廢。而官僚楊溥黃淮等亦獲全。至是卒。

五月丁酉朔日食。

開清江浦。

在淮安府山陽縣西北。運河由此出。清口為水陸孔途。今河道總督駐此。

初漕粟至淮安。陸運以遠。清河勞費甚鉅。陳瑄請自淮

安城西管家湖。

舊有南北二湖。今淤為田。

鑿渠二十里為清江浦。

宋

運使喬維岳嘗開此。瑄復濬之。導湖水入淮。置四閘以宣洩。又緣河十

里築隄。引漕舟直達于河。漕運稱便。

秋九月北京地震。

丙申十四年春正月賑北京河南山東饑。

發粟一百三十八萬賑之。

三月阿嚙台敗衛拉特來獻捷。

夏四月禮部尚書呂震請封禪不許。

時禮部郎中周訥請封禪。震力贊之。帝謂曰。今天下水

旱疾疫難語太平。昔唐太宗欲行封禪。魏徵力諫而止。

爾等所請異於徵之。所以愛君者矣。不許。

秋七月掌錦衣衛事紀綱伏誅。

綱便僻詭譎善釣人意。帝愛幸之。令典詔獄。綱覬帝旨

成祖篡奪之初果於殺戮以立威權陳瑄遂得逞

其毒手以觀傳。德宗天
下既定。更宜布德。宗金廓
然。昭無我之度。乃復信用
紀綱。得售其點惡。其意
何居。雖此輩終不免于刑
戮。然及其誅。夷天下之象
其毒者。已乘機網。凶險固
不足責。成祖亦殘忍不仁
也哉。

高煦恃寵橫行。募兵劫掠
不軌之跡。已形于手。魏殺
指擲。尤無法紀。成祖既
肅。事立加嚴。點實為
罪。嚴厥辜。當時太子不念
其誼。害之惡。曲示包容。雖

廣布校尉。日摘臣民陰事。帝悉下綱治。深文誣詆。帝以
為忠。擢都指揮僉事。掌錦衣衛。綱益恣橫。謀不軌。內侍
讐綱者。發其罪。下都察院按治。有狀。即日磔于市。天下
快之。

九月。京師地震。

始命御史巡鹽。

冬。十月。帝還京師。

十一月。召張輔還。

輔凡四至交趾。前後建置郡邑。及增設驛。傳遞運。規畫
甚備。交人所畏。惟輔至是召還。

十五年。春。二月。谷王德有罪。廢為庶人。

德自徙封長沙。侍前開門功。日益驕恣。謀不軌。其護衛
張興懼禍及。因奏事北京。白之。帝未信。會蜀王椿子悅
燭得罪。逃德所。德因詭眾曰。建文君尚在我。將為申大
義。椿聞之。上變告。帝召德入朝。示以蜀王章。德伏地請
罪。羣臣請誅之。又下諸王議。皆以為當死。帝曰。吾寧生
德。乃廢德及其二子。並為庶人。

命豐城侯李彬鎮交趾。

三月。漢王高煦有罪。徙封樂安州。

本唐棧州。明改樂安。後
改武定。今府屬山東。

高煦初封雲南。曰。我何罪而斥萬里。不肯行。高煦請得
天策衛為
護衛。曰。唐太宗天策
上將。吾得之。豈偶然。已而改封青州。又托故不欲往。私
選各衛健士為腹心。又募兵三千人。不隸籍兵部。縱使

稱大度若國典所在豈宜
參以兄弟私情况削爵拘
囚不過少示推辱于高煦
又復何損倘因此思懲改
善或可長葆保全乃太子
以婦人之仁請立陳請仍
合就藩少使身獲性成異
謀濟南他日須遠見勢竟
至身殞銅鉞則一朝姑息
之愛適以貽之害耳

成祖時所號功臣其始皆
其清遠黨諸人不過附
和難辨非橫叛之尤若
別廣孝出已繼其其選
儼而請其則在洪武
時早之懷懷不軌逆燕王
欲稱兵狂順有人心向彼
之言尚不無少懷忌懼而
實孝處陳天道方為德惠
本其好亂之性復仿以陰
謀之謀又適會骨肉危疑
費論有在遂思一逞以快

劫掠兵馬指揮徐野驢擒治之高煦手鐵瓜搗殺野驢
眾莫敢言遂僭用乘輿器物帝還京師盡得其不法數
十事召至切責之褫衣冠繫西華門將廢為庶人皇太
子泣涕力救乃削兩護衛誅其左右數人徙封樂安州
趣即日行。

帝北巡命皇太子監國。

戊十六年春正月交趾復亂。

交人故好亂中官馬騏以采辦至大索境內珍寶人情
擾動桀黠者鼓煽之大軍甫還即並起為寇李彬遣將
討定之至是俄樂交趾舊縣屬清化府巡檢黎利及父安知府潘
僚等復乘機作亂利初事陳氏為金吾將軍歸命後授
巡檢以是常怏怏與其黨放兵四掠叅政侯保贊皇人馮
貴武陵人死焉帝以賊久未平命榮昌伯陳智壽州人為左
叅將助彬討之在十年其後羣寇悉破滅惟利竄匿老搗
彬檄其酋發所部兵捕之不獲

三月姚廣孝死

初北平兵起陰謀首發自廣孝及帝轉戰有天下廣孝
決策之功為多論者謂帝躬冒不韙以爭天下惠帝不
終諸臣被戮追原禍首皆廣孝始之
既拜太子少師至長洲候同產姊姊不納訪其友王賓
號光菴賓亦不見但遙語曰和尚誤矣和尚誤矣復往
見姊姊詈之廣孝惘然至是死追封榮國公王賓不見
廣孝舊史
例議引錢謙益列朝詩集以為廣孝出賑蘇湖至長洲
徒步訪賓謹若平生賓作賑災記鋪陳其功德考震澤

其心今成祖永彼惡者而
惠帝遂傾國身爲戎首
實不容誅以視左與伍被
之流其教反同而凶險實
爲過之願欲自比于劉秉
忠其亦不倫其矣今特據
揚雄責允等例變文書死
以著其罪且以見亂臣賊
子之斷不容有佚罰也

記聞稱竇吳中高士。豈肯漫作諛語。須要人功德。且其
記安在。後人未聞有見之者。謙益說不足據。今明史仍
采建文遺跡語。載
入廣孝本傳。遵之。

夏五月胡廣卒。諡文穆。

廣于建文時對策指摘親藩。遂擢第一。及帝卽位。首偕
解縉迎附。以醇謹見幸。時人以方漢胡廣。始終恩寵弗
衰。及卒。特賜諡。

秋七月。下贊善梁潛。字用之。繁昌人。司諫周冕。繁昌人。于獄殺之。

時太子監國宦寺黃儼等黨趙王高燧。陰謀奪嫡。譖太
子擅赦罪人。帝怒。召儼等入。燧曰。臣聞太子監國。臣
子擅赦罪人。帝怒。召儼等入。燧曰。臣聞太子監國。臣

癸十七年夏。六月。倭寇遼東。總兵官劉江擊破之。江後以破倭功

封伯。改

倭數寇海上。江度形勢。請于望海場。在奉天府寧海縣

兵瞭望。爲築城堡以備之。倭入王家山島。在寧海縣江

急引兵赴場。依山設伏。別遣將斷其歸路。以步卒迎戰。
賊敗走。江分兩路夾擊。盡覆之。倭自是不敢復入。遼東

平之。唐子十八年春二月。蒲臺。隋縣。今屬山東武定府。妖婦唐賽兒作亂。討

賽兒。蒲臺縣民林三妻以幻術聚衆。稱佛母。知成敗。

劍。夜鬼神剪紙。據益都。卸石柵。在益都縣西南。爲亂。攻下莒。卽

墨圍安邱。詔安遠侯柳升與都指揮劉忠將京軍往勦。
升自以大將。意輕賊。賊乞降。信之。夜爲所襲。忠中流矢

死。比明升始覺。賽兒已遁。別賊攻安邱。益急。都指揮僉

事衛青

字明德華亭人

方屯海上聞之帥千騎晝夜馳抵城下

再戰大敗之斬馘六千餘人

明衛在郎壘縣東今裁

指揮王

真亦殲賊于諸城賊遂平而賽兒卒不獲升己青功摧

辱之為刑部尚書吳中

字思正武城人

所劾詔擢青都指揮使

徵升下獄已得釋

帝以賽兒未獲山東三司官悉坐縱

索養兒急盡遼山東北京及天下尼媼先後幾萬人所

秋八月丁酉朔日食

冬十一月召皇太孫從皇太子至北京

時將遷都故有是命

丑十九年春正月遷都北京赦

改京師為南京以北京為京師從都之願詔天下大祀

天地于南郊赦

夏四月奉天謹身華蓋二殿災

詔羣臣條奏闕失直言無隱

殺主事蕭儀下侍讀李時勉

名懋以字行安福人

于獄

左庶子兼侍講鄒緝

字仲熙吉水人

應詔上言

畧曰陛下肇建調度甚廣農民終歲供役猶且伐桑棗以供薪剝桑皮以為楮加之官更橫征日甚一日非其土產動科千百小民轉購他所其值倍蓰及至進納多不中程往復輾轉重為民累又自營建以來工匠假託威勢驅民移徙號令一出屋宇立摧與突相完又復重徙有三四遷而不能定居者此陛下所不知而人民疾怨者有三四遷而吏徧布內外朝廷每遣一人處取苛求初無限量有司承奉惟恐不及剝下媚上同交易小民所積幾何而誅求若此今山東河南山西陝西水旱相仍民至剝樹皮掘草根為食而京師聚僧道萬餘人日耗廩米此奪民食以養無用也朝廷歲賣錢幣市馬外蕃所出數十萬而所取不能一二散馬民間馬死輒令賠補不知人

元國原不徒恃金湯爲固
然如燕地負山帶海形勢
雄偉臨中夏而控北荒誠
所謂扼天下之吭而拊其
背者故金元皆以此龍興
虎視其比建康偏安之地
相去迥若天淵成祖自就
封北平屢經出塞凡天時
地利所在營之已熟故即
位以後決計遷都定其規
模而後從事車馬斷斷誠
非近慮者所可及不得以
變舊邸譬之也至若非常
之原黎民所懼一時營建
工役繁興自不能保其必
無謗議蕭儀等徂于書生
之見紛紛諫阻實爲未達
于事理不知盤庚遷殷尚
虞念淫言之言動則可與
樂成雖與慮始者寧獨後
世爲然哉

民耗矣多馬奚裨漠北降人皆懷窺覷非真遠慕王化
乃使羣居輦轂盛供帳厚賞賚以優之此豈足明廣大
耶夫奉天殿陛下正朝也災首及焉前非省躬責已改
革政化疏滌天下窮困之人不能上回天怒願還都南
京保養聖躬散遣工匠停止征疏入不省時帝方以定
都詔天下忽罹火災頗懼而言事者僉云遷都不便帝
不懌儀與時勉言尤峻切帝于是發怒殺儀下時勉獄
時勉條上十五事極言北京營建之非及入百諸人亦
宜使羣居輦轂大拂帝意已觀其他說多中時病擲地
復取者再率多施行會大臣希旨詆出給事柯暹暹字啓
言者誘誦遂下獄事在十一月州建德人御史鄭維桓慈谿等于外事在五月而緝竟得無罪
命蹇義等分巡天下安撫軍民
以三殿災勅廷臣二十六人分巡天下問軍民疾苦文
武長吏擾民者奏黜之

秋八月辛卯朔日食

冬十一月遣使覈天下庫藏

下戶部尚書夏原吉等于獄兵部尚書方賓錢塘人自殺

帝將大舉北征詔原吉賓及刑部尚書吳中等議皆以
爲兵不當出帝召賓賓力言軍興費絀帝不懌召原吉
問邊儲多寡對曰比年師出無功軍儲十喪八九災雋
迭作內外俱疲乞遣將往征勿勞車駕帝怒立命原吉
出視開平糧儲而吳中入對如賓言帝益怒下原吉及
中于獄賓懼自經死遂命侍郎張本等分往山東山西
河南及應天諸府督造糧車發丁夫輓運期以明年二
月集宣府

二十一年春正月己未朔日食罷朝會

帝自將征阿魯台命皇太子監國

阿魯台初為衛拉特所收窮蹙南竄帝納而封之數年

生聚蕃富浸桀驁拘留朝使時將兵出沒塞下至是大

入興和殺都指揮王瑛帝于是決策親征

夏六月雨水傷稼

南北畿山東數十州縣霪雨傷稼

秋七月帝至沙狐原在典和北阿魯台懼北遁遂移師征烏梁

海

大軍至開平謀報阿魯台攻萬全諸將請分兵還擊帝

曰詐也彼慮吾搗巢欲以此牽制我疾驅之攻萬全者

果遁去大軍次沙狐原阿魯台大懼母妻皆誓之于是

盡棄輜重于庫倫海側遁去命發兵焚之收其牲畜而

還帝謂諸將曰阿魯台恃有烏梁海部衆敢行悖逆當

移師翦之遂簡步騎二萬五道並進至啟拉爾河方輿紀要

在朵顏境內舊作遇其部衆帝麾騎夾擊自率前鋒衝

之皆散走其地背河面左皆山大軍依山而軍帝乘高

望之見其衆稍復聚乃麾兵繞出其右其衆笑至盡獲

之又麾兵繞出其左先伏神機弩于深林中其衆棄輜

重走左遇伏遂大潰追奔三十里斬部長數十人別以

兵徇河西斬獲甚衆

八月詔班師

成祖每出征，以國事委之太子，其還也必遷怒，官僚紛紛下獄，至死者接踵，雖嘆文構所致，亦由成祖之處置失宜，蓋立儲已鮮克善全，而監國尤及招疑，慮即總師以出大事，原可由行在親裁，庶亦可簡重臣分理，何必令在濟勿用之人，總攝朝政，使獄者得藉以為辭哉。

諸將分道捕擊者，亦以次獻捷，乃下詔班師。

九月，帝還京師。

下左春坊大學士楊士奇、吏部尚書兼詹事蹇義于獄，尋釋之。

太子屢遭讒構，帝以士奇輔導有闕，下錦衣獄。禮部尚書呂震、塔張鶴朝、叅失儀，太子宥之。帝怒義不匡正，命與震並下獄，尋皆釋之。

冬，十月，遣使覈天下倉儲。

閏月，乾清宮災。

癸卯二十一年夏五月，趙護衛指揮孟賢等謀逆，伏誅。

帝有疾，多不視朝。賢與宦官黃儼、衛士高以正等相結。

造偽詔，謀進毒于帝。從中下詔，廢太子而立趙王。以正語其甥王瑜、瑜上變，帝立捕賢等，鞫之得實。帝顧高燧曰：「汝為之耶？」高燧戰慄不能言。太子力解之曰：「此下人所為，高燧必不與知，乃得免。」賢等皆伏誅。

六月，庚戌朔，日食。

秋，七月，釋李時勉于獄，復其官。

八月，帝復自將征阿嚕台，命皇太子監國。

邊將言阿嚕台將帥衆南犯，帝曰：「彼意吾不能復出耳，當先駐塞下待之。」

冬，十月，帝至上莊堡。在宣化府萬全縣北。蒙古額森托于。善作也，先土于，今改。

後仿此。來降，詔班師。

大軍至西陽河。即西洋河。在宣化府懷安縣西北。白山

洋河合入。西天鎮縣流入。經西陽河堡。下流與東

桑乾河。聞阿嚕台為衛拉特所敗。部落潰散。遂駐師。

命陳懋為前鋒。至宿嵬山。方輿紀要在興和北。亦

日宿嵬口。度漠處也。遇王

十二月。帝還京師。

甲辰二十二年春正月。復詔北征。

金忠數請擊阿嚕台。願為前鋒。自効。帝初不許。會開平

守將言阿嚕台兵在近邊。羣臣勸帝如忠言。帝意遂決。

夏四月。帝發京師。命皇太子監國。

大學士楊榮。金幼孜。從楊士奇等留京師。輔太子。大軍

至開平。獲謀者。知阿嚕台遁。帝意亦厭兵。乃下詔。暴阿

嚕台罪。而宥其來降者。時比年用兵。白骨被野。帝命瘞

諸道旁。親製文紀之。

六月。至達蘭納穆爾河。方輿紀要在和林東北。或曰。即庫

地。按達蘭納穆爾。舊作答蘭納木兒。庫諾爾海。元太祖初。會集部落之

庫庫諾爾。舊作潤潤納活兒。今並改。詔班師。

前鋒至達蘭納穆爾河。不見敵。命張輔等窮搜山谷。三

百餘里。無一馬跡。帝進駐河上。令陳懋等前覘。懋至白

邱山。方輿紀要在漠外。無所遇。以糧盡引還。

南京地震。

秋七月。帝有疾。至榆木川。在故開平。崩。

帝還至清水源。在漠北。八年春。帝北征。過命楊榮。金幼

攷刻崖石為銘遣呂震以旋師諭皇太子詔告天下時
 帝已不豫次蒼崖成疾甚顧左右歎曰夏原吉愛我至
 榆木川疾大漸遺詔傳位皇太子喪禮一如高皇帝遺
 制遂崩楊榮金幼孜等議以六師在外秘不發喪鎔錫
 為神以斂載以龍輦所至朝夕上食如常儀榮及御馬
 少監海壽馳訃太子遣太孫奉迎次鵬鵠谷在宣化府龍門縣東
 有太孫至軍中始發喪及郊迎入仁智殿加殮納梓宮
 八月太子高熾即位是為仁宗

大赦天下以明年為洪熙元年
 釋夏原吉黃淮等于獄復其官

時原吉及吳中楊勉黃淮楊溥金問皆久繫獄中遺詔

至京師太子即釋之咨原吉以時事原吉對以賑饑省
 賦役罷西洋取寶船及雲南交趾採辦悉從之既即位
 復原吉等官

復置三公三孤官

洪武初置三公官以李善長等為之三孤無兼領者建
 文永樂間罷公孤官至是復設以公侯伯尚書兼之
 楊榮金幼孜楊士奇黃淮等官領內閣事如故
 付解縉等入文淵閣皆編檢講讀之官不得專制諸司
 諸司奏事亦不得相關自帝即位以榮士奇等皆東宮
 舊臣乃進榮為太常卿幼孜為戶部侍郎兼文淵閣大
 學士如故士奇為禮部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黃淮為

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學士已復置謹身殿大學士改榮
為之未幾榮士奇皆遷尚書閣職漸崇

九月召黃福于交趾以兵部尚書陳洽字叔遠武進人代之

福在交趾十九年編氓籍定賦稅興學校置官師數召
父老宣諭德意戒屬吏毋苛擾一切鎮之以靜上下帖
然帝以福久勞于外召還交人扶携走送號泣不忍別
福既還交趾賊遂劇訖不能靖

羣臣請公除不許

易月制滿禮部尚書呂震請即吉侍郎楊士奇不可尚
書蹇義兼取二說進帝曰梓宮在竊易服豈臣子忍言
士奇執是也明日帝素冠麻衣經而視朝時羣臣皆已吉服惟士奇

黃福之在交趾固得鎮撫
荒服之道而紀者遂謂交
趾之亂由福召還而益熾
殊不知然試核福在交趾
時事如馬騏等以採辦激
發致禍源福並未嘗稍
加裁抑則所謂戒無苛擾
者在况自謂定國不擴
黎利等相繼為兵老師糜
餉亦不聞福能運籌戡定
又何可云上下帖然這後
福銜命再往旋即并還幾
遭拘繫則福即不召還其
不能謂福過氣已可槩見
史家稱譽過實矣率如此

及英國公張輔服如帝帝歎曰輔武
臣也而知禮過六卿山是益見親重

詔自今官用物悉于所產地市之

詔工部曰古者任士作貢不强所無比年如丹漆石青
之類所司不究物產之地槩徵郡縣科派病民自今官
所用物必于所產地計直市之違者罪不宥

始置南京守備

以襄城伯李隆字彥平和州人為之兼領中軍都督府事

勲臣守備南京自此始其後復以內臣同守備後景泰中復置

協同守
備一人

鎮守交趾中官山壽請授黎利清化知府從之

初利未叛時與壽相善及竄老撾已為所逐朝廷詰責
故逐利

山壽以中官出鎮率與叛
臣交好已難追懲之誅
及身自入朝復以招降為
請力保無虞顧齊救甫往
而寇患已深旋復以虛詞
掩飾其欺罔之罪益無可
逃况仁宗前此曾慮及為
其所給因壽以死自明始
從其策則說既不售即當
備舉前言予之顯罰乃非
但不加譴責反令其得專
進止坐使奄豎以招撫養
癰縱賊猖獗其失誠不能
為之恕仁宗稱明之令辟
觀於此殆亦慈惠有餘而
英斷不足者歟

雨澤隨時省覽
愆預籌補救其
法最善通政使乃請送給
事中存貯是不但視為具
文非與雍闕上聞者何異
仁宗慮其過抑仍令奏至
即聞深得敬天愛民之義
洪武間大封諸王至數郡
擁重兵未收維城之效而

乃率眾求撫而匿俄樂不出尋寇茶籠交阯舊州屬又安府敗鎮
守叅將方政全椒人兵被指揮伍雲定遠人會帝踐阼壽入
朝力言利與已相信今往諭之必來歸帝恐為所給壽
叩頭言如利不來臣當萬死帝領之遣壽齎敕往諭救
甫降利已犯清化指揮同知陳忠臨淮人戰沒明年春利
得救亦無降意陽言俟秋涼赴官而寇掠不已時榮昌伯陳智
與方政協同鎮守智暗懼素無將畧又與政積不相能
而中官山壽一意主撫專進止以故賊益猖獗官軍不
能制

賜少傅兼吏部尚書蹇義等銀章

義進少傅楊士奇進少保楊榮進太子少傅金幼孜進
太子少保賜銀章各一曰繩愆糾繆諭以協心贊務凡

政事有關或羣臣言而未從者用此章密疏以聞

疏而進戶

部尚書夏原吉少保賜原吉銀章諭勉如義士奇等

冬十月復魏國公徐欽爵

初輝祖以忤成祖奪爵事見前及卒復封其子欽十九年

來朝不辭徑去成祖怒罷為民至是復故爵

召有司奏雨澤者即以聞

通政使請彙四方雨澤章奏送給事中收貯帝曰祖宗

欲前知水旱以便恤民故令奏雨澤今送給事是終不

知也自今奏至即以聞

立皇后張氏永成人兵馬副指揮驍之女

立子瞻基為皇太子

禍變已生燕事其明証也
道永樂以後其覬覦非分
者如齊如谷尙各懷僥倖
之心利弊所在較然可觀
則借鑒借軼仁宗豈應念
不及此乃卽位之如卽裂
地以封諸子實爲因仍謬
悞其後累朝遂沿爲故事
藩封幾遍中原陸梁者雖
旋即剪除而裁制者又不
免過刻逮宗祿日眾供億
不支仰屋以籌訖無善策
固明祖貽謀不臧而仁宗
目擊其病不能早計變通
亦昧于權衡損益之大端
矣

并封子瞻垓帝第二子爲鄭王居鳳翔後徙懷慶瞻墉帝第三子越王居
州未之瞻墉帝第五子襄王居長沙後徙襄陽瞻垕帝第六子荆王居建
徙蘄瞻垕帝第七子淮王居韶州後徙饒州瞻塏帝第八子滕王居雲南
卒瞻垕帝第九子梁王居安陸瞻堦帝第十子衛王居懷慶未
詔舉賢才。

命于五品以下官及軍民中訪薦德行惇篤文學優長者量材擢用舉後犯贓則連坐舉者

命大學士會法司錄囚
帝性仁恕諭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曰比年法司之濫朕所深知所擬大逆不道往往出于文致自今審決重囚卿三人必往同讞有冤抑者雖細故必以聞

十一月詔羣臣極言得失

葬長陵

諡曰文皇帝廟號太宗後嘉靖中更廟號曰成祖

明史贊曰文皇少長習兵據幽燕形勝之地乘建文孱弱長驅內向奄有天下卽位以後知人善任雄武之畧同於高祖六師屢出漠北塵清成功駿烈卓乎盛矣然而革除之際倒行逆施慙德亦曷可掩哉

仁宗皇帝

己巳 洪熙元年春正月建弘文閣

詔選諸臣有學行者入直楊士奇薦侍講王進儒士陳繼字嗣初吳縣人蹇義薦學錄楊敬訓導何澄詔以繼爲博士敬爲編修澄爲給事中直閣中命學士楊溥掌閣事進佐之帝親授榮閣印曰用卿等非止助益學問亦欲廣知民事爲理道助如有建白封識以進

二月帝耕藉田

南京地震

比十有六震四月又三震五月復震

三月以權謹字仲常徐州人為文華殿大學士

謹初為光祿丞事母至孝帝曰能孝者必忠忠孝之人可任輔導特擢之

詔求直言

初大理少卿弋謙代州人言事過激帝怒停謙朝參未幾

帝以言者益少遂詔羣臣曰去冬無雪今春少雨陰陽愆和必有其咎朕于謙一時不能含容未嘗不自愧咎爾諸臣勿以前事為戒于國家利弊政令未當者直言

勿諱謙朝參如故

隆平唐昭慶縣宋改隆平今縣屬趙州饑

有司請以官麥貸之帝曰饑即賑之何必曰貸

詔法司慎刑

詔曰刑者所以禁暴止邪導民于善也吏或深文傅會以致冤濫朕深憫之自今其悉依律擬罪若朕過于嫉惡法外用刑法司執奏五奏不允同三公大臣執奏必允乃已諸司不得鞭囚背及加人官刑有自官者以不孝論人之為非父子不相謀是以舜罰不嗣文罪不辜自今非謀反勿連坐親屬古之盛時採民言以資儆戒今奸人往往摭拾誣為誹謗法吏刻深鍛鍊刑之不中

法令之當否詳審至于再三斯已可矣即虞廷克允亦惟殺之三宥之三而止必命法司五奏往復雖多徒滋煩冗究之五又何異乎三乎且人主詳求庶獄反覆披覽輕重自無遺情即介于微曖疑似之間或覆勘以得其平或集議以衷于是自不致猶有枉縱如必待臣下報奏乃允則明慎之謂何而權勢下移又開其漸是徒知欽恤之

為美而未識勅法之要領
雖小道必百可轉致遠恐
尼此之為矣

民則無措其除誹謗禁有告者一切勿治

詔北京都司復稱行在

將遷都南京故有是命

夏四月免山東淮徐今年租稅之半

帝聞山東及淮徐民乏食有司徵夏稅方急乃御西角
門召楊士奇草詔免今年夏秋稅之半士奇言上恩至
矣但須戶工二部與聞帝曰有司慮國用不足必持不
決救民之困當如救焚拯溺不可遲也趣具楮筆令士
奇就門樓書詔帝覽畢即下所司

命皇太子居守南京

五月左遷李時勉羅汝敬

名簡以字為監察御史尋下獄

特勅抗言時事其是非姑
不且論即其可罪何妨執

侍讀李時勉抗疏言事帝怒召至便殿對不屈命武士
以金瓜擊之脇折死而復蘇時侍講羅汝敬亦言事並
改監察御史頃之下獄

帝崩

先是帝不豫遣中官海壽馳召皇太子及是崩遺詔皇

太子即位

六月太子瞻基至自南京即位

是為宣宗大赦

太子方謁孝陵海壽至太子即日就道時南京頗傳凶
問又傳漢王高煦謀伏兵于道邀太子羣臣請整兵衛
或請從間道行太子不可曰君父在上誰敢干之驛道
馳還至良鄉太監楊瑛尚書夏原吉呂震捧遺詔至宣

付法司乃方名對之時遣
令武士以金瓜揮擊致使
骨折頰絕殿廷尚復成何
禮制昔漢明帝自起撞即
見讓前史仁宗何亦有此
過甚之舉耶

訖太子吳盡哀入宮發喪越十日即位大赦以明年為

宣德元年

尊皇后為皇太后立妃胡氏

濟寧人錦衣百戶榮之女為皇后

閏月以翰林學士楊溥入內閣

罷弘文閣召溥入內閣典機務

溥與楊上奇同治內閣王進等以原職隸翰林

院帝謂溥曰古君臣更相戒飭用致太平卿將何以輔朕對曰臣受國厚恩安敢忘報帝曰直箴朕過報朕多矣溥曰直言非難能受直言為難

陛下既以命臣臣敢不盡忠以告

更定科舉法

初制禮闈取士不分南北仁宗時楊士奇請定取士之

額南人十六北人十四仁宗以為然帝即位遂詔行之

其後復分南北中為三以百人為率則南取五十五名北取三十五名中取十名中謂四川廣西雲南貴州及

鳳陽廬州二府滁徐和三州也

秋八月始置巡撫官

以大理寺卿胡概

字元節豐城人本姓熊隨母適胡氏遂冒其姓叅政葉春

人巡撫南畿浙江巡撫始此自是遇災荒盜賊輒遣大臣往

巡撫事已召還成化以後遂成定員而三司之任漸輕

詔內外臣舉堪任守令者

九月葬獻陵

在昌平州長陵西北

諡曰昭皇帝廟號仁宗

明史贊曰仁宗在東宮屢遭媒孽而終以誠敬獲全踐位一載用人行政善不勝書使天假之年涵濡休養德化之盛豈不與文景比隆哉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一百三十一

明

宣宗皇帝

丙午宣德元年春正月命侍郎黃宗載一名屋字厚等清理天下軍伍

時軍伍頗缺衛所勾軍州縣多不以實無丁之家誅求不已有丁之戶行賄與州軍士范濟詣闕言之乃命宗載等十五人分往直省清理之其後定清軍例二十四條遣京卿給事中御史以為常

三月以禮部左侍郎張瑛邢臺人兼華蓋殿大學士直文淵閣

交趾自承樂以後久隸版圖黎利等竊弄潢池稱兵犯順正王誅所必加雖陳智方政等敗衄相尋亦由私任將非人耳宣宗既別

宣宗統兵進討而又聽楊士奇等珠崖之喻其時寒暑諸臣能不隨聲附和正宣相商決策乃軍行甫出國門而君臣相顧已早為棄地息兵之說厥後王通但務講和陳洽柳升相繼鼓發喪師失律坐為小醜所出皆由於廟謀之氣先後耳

初帝為皇太孫瑛以給事中與陳山沙縣人俱侍講讀至

是以舊恩遂有是命瑛善承風旨雖參機務委蛇受成

而已帝亦弗重也陳山于明年正月亦拜謹身殿大學士

夏四月遣成山侯王通征黎利

先是利陷茶籠去年陳智方政討之敗績是年時渠魁

未平小寇蜂起宣化賊周城太原賊黃菴黃菴賊潘可利雲南寧遠州紅衣賊長黎侯侯叛附利

屬交趾布政司今為安南國地帝降旨切責智政以

通為征夷大將軍充總兵官馬瑛為參將帥師討利尚

書陳洽參贊軍務智政俱削爵充為事官明制凡以失

從征者稱聽通節制通既出師一日帝御文華殿蹇義

為事官自建郡縣以來用兵無寧歲昨遣將出師朕反覆思之

等以為何如義原吉對曰夫宗皇帝平定此方勞費多矣二十年之功棄于一日臣等以為非是帝顧士奇榮曰卿兩人云何對曰交趾唐虞二代俱在荒服之外漢唐以來雖為郡縣叛服不常漢元帝時以賈捐之議罷珠崖郡前史稱之元帝中主猶能布仁行義况陛下父母天下與此羽豕較得失邪帝領之乃下詔大赦交趾罪人黎利潘僚降亦授職停採辦金銀香貨欲以弭賊而賊無悛心

五月詔毀身療親疾者不得旌表

初洪武中禮部定議凡人子臥水封股者不在旌表之

例事見前至是總旗明史兵志凡千百戶所各設總旗二小旗十衛整女母病

篤割肝煮液母飲之而愈禮部特為請旌帝曰孝親有

道剖腹割肝豈可為孝若因此傷生則其罪益大所請

不允

秋七月京師地震

明宣宗皇帝

明宣宗皇帝

二

內使之職止於供給使令
即合讀書亦不過教之識
字記姓名略解大義而已
特開書堂聚至四五百人
已不免重視其事且令大
學士翰林等官專以授書
為務尤素職守而藝班聯
若輩因此遂得與外僚日
相習熟實開資緣交結之
漸宣宗於內使傳旨必令

覆奏始行非不留心防制
乃必欲其深通文墨甚至
掌奏批硃悉假內監之手
實不解其何所取義至正
統初即有司禮秉筆之事
貽害遂不可勝言豈非立
法之不善耶
高煦不過一凶暴無賴之
人又習見成祖以篡得國
遂萌逆志其情事竟與燕
兵有殊而宣宗亦非惠帝
柔弱可比高煦第乘其新
立逞心不軌不意宣宗之
竟能決意親征故一聞六
師壓境如震迅雷手足已
無所措則其事半功倍固
時勢使然若使將出師
悉成敗尚未可定且所遣

是歲南京地亦震。
始立內書堂。

洪武中設內官監典簿掌文籍以通書筭小內使為之。
又設尙寶監掌玉寶圖書皆僅識字不明其義及永樂
時始令聽選教官入內教習至是開書堂于內府改刑
部主事劉翀為翰林修撰專授小內使書其後大學士
陳山修撰朱祚俱專是職選內使年十歲上下者二三
百人讀書其中後增至四五百人翰林官四人教習以
為常于是內官始通文墨掌章奏照閣票批硃與外庭
交結往來矣。

京師地生毛。

長尺餘

詔自今內官內使傳旨必覆奏始行。

屢申論部科而內官內使之擅傳旨者終不能禁部科
亦不能違也

八月漢王高煦反帝親征。

高煦徙國樂安永樂中高煦有罪自雲南徙封樂安事具前益怨望帝即位

與其黨日夜造軍器籍丁壯為兵破獄出死囚厚養之

集旁近無賴子弟及逋逃賜銀幣編隊甲奪府州縣官

民畜馬立五軍指揮王斌將前軍韋達左軍千戶盛堅

四哨指揮韋弘韋興千部署已定授王斌太師朱恒及

長史錢巽尙書盛堅及典仗侯海都督教授錢常侍郎

之薛祿聞命色變甚重向
廷臣垂泣其惟怯無能視
建文時之李景隆相去有
幾幸而宗英斷且楊榮
等之力贊親征亦非齊黃
楚所能及其功效故不可
同日語也

其餘各以差授職遣人約山東都指揮靳榮為助期先
取濟南然後犯闕御史樂安李濟家居變姓名詣京白
其事山東文武軍民真定等衛所告變者亦踵至高煦
遣親信枚青入京約英國公張輔為內應輔立誓以聞
帝遣中官侯泰賜高煦書泰至高煦盛兵見泰曰靖難
時非我出死力不得至是太宗輕聽讒言削去護衛徒
我樂安仁宗徒以金帛餌我今上舉口談祖制吾安能
鬱鬱久居此乎因命泰觀其軍馬兵器曰以此橫行天
下可也爾歸報爾主速執送奸臣然後議吾所欲耳泰
懼不敢言歸亦不以實對越數日高煦所遣百戶陳剛
賚奏至多所指斥索誅奸臣以夏原吉為罪首帝遣陽

武侯薛祿

膠人行六軍中呼薛六後實更名祿

在討之夜召諸大臣入議

原吉免冠謝死罪帝曰卿何為是言彼借卿為兵端耳

休戚與卿共之命諸大臣坐屏左右密語楊榮首勸帝

親征帝難之張輔曰願假臣兵二萬擒獻闕下不足煩

至尊榮曰彼謂陛下新立必不自行故敢爾以天威臨

之事無不濟臣請先驅原吉曰獨不見李景隆已事邪

臣昨見所遣將命下即色變退語臣等泣臨事可知且

兵貴神速卷甲趨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榮言是

議遂決越三日發京師命鄭王瞻埈襄王瞻埈居守帝

道馬上顧謂從臣曰卿等度高煦計安出或對曰樂安
城小彼必先取濟南為巢窟或曰彼曩不肯離南京今
必引兵南行帝曰不然濟南雖近攻之未易下聞大軍
至亦不暇攻護衛軍家屬在樂安豈肯舍之而南以朕

計之高煦外強中怯敢反者以朕年少新立衆心未附
又謂朕不能自行他將來以甘言厚利誘之冀僥倖成
事今朕來已瞻落敢
此戰乎至即成擒耳

帝至樂安高煦降遂班師

高煦初聞薛祿將喜曰易與耳及聞帝親征始懼其黨
有自拔來歸者帝厚賞之令還諭其衆復遣高煦書曰
張敖失國本之貫高淮南受誅成于伍被今六師壓境
王即出倡謀者朕與王除過恩禮如初不然一戰成擒
或執王來獻朕雖欲保全不可得矣前鋒至樂安高煦
約詰朝出戰帝聞令大軍蓐食兼行駐蹕樂安城北諸
將壁其四門王斌等乘城舉礮大軍發神機銃擊之聲
如雷震諸將請即攻城帝不許復再勅諭高煦又以勅

矢射城中諭逆黨禍福城中多欲執高煦獻者高煦懼
密遣人請降願假今夕訣妻子明日出歸罪帝許之其
夜高煦焚兵器及通逆文書火通夕不息昧爽帝移蹕
城南高煦將出城王斌固止之曰寧一戰死無爲人所
擒高煦給斌等復入宮潛從間道出爲官軍所執帝以
廷臣劾章示之令爲書召諸子回歸京師改樂安州爲
武定州命楊武侯薛祿兵部尚書張本字致中東阿人留鎮焉
九月帝還京師遣使諭趙王高燧

師還次單橋即單家橋注見前陳山迎謁請乘勝襲彰德執趙

王楊榮以帝意令楊士奇草勅士奇曰太宗皇帝惟三
子今上惟兩叔父有罪者不可赦無罪者宜厚待之疑

趙王如果與高煦同惡自
當登罪加誅若其未與逆
謀豈可因樂安之事遂臆
猜疑以傷親誼建文削藩
釀禍前鑒非遙况高煦既

已就擒有何羽翼堪虞必
須剪後乎陳山輒倡議移
師討晉其其原妄無異
齊黃而愈邪更不可聞幸
而宣宗從楊士奇之說曲
字保全否則無故相殘不
幾復效建文之濫議耶

李時勉以直言下獄本屬
仁宗過舉宣宗設未審所
言何事豈容不加詳察遽
令縛付市曹則其凌以盛
怒脅以嚴威未嘗非監其
無辜故為曲折以顯其寬

則嚴防之使無虞而已何遽加兵傷皇祖在天意乎時
惟楊溥與士奇合請皆入以死諍一人入闕者不納帝
召蹇義義以士奇言白帝移兵事遂罷至京師帝謂士
奇曰議者喋喋多言趙王事奈何士奇曰趙王與陛下
最親陛下當保全之無惑羣言帝曰吾亦思之今欲封
羣臣章示王令王自處何如士奇曰得一璽書更善帝
從之乃遣駙馬都尉廣平侯袁容齊州人尚成祖女永安公主等奉
書及羣臣所上章至趙趙王大喜已泣口吾生矣即上
表謝且獻護衛言者頓息自是帝待趙王益厚而溥陳
山山尋入內閣常問楊士奇
曰陳山何如人對曰山寡學昧大體帝然趙王事幾
為所誤未幾命輟機務專授小內使善張瑛亦出為南
京禮部尚書

廢高煦為庶人

築室西安門內謂之道遙城并其諸子錮之王斌朱恒
等皆伏誅長史李默以嘗諫免死謫口北為民天津山
東諸都督指揮以預謀誅死者六百四十餘人或邊者
一千五百餘人帝親製東征記備書其事後數年寧王
高煦不從一日帝往視之高煦伸足勾帝
昇銅缸覆之缸重三百餘高煦頂負之輒動乃命積炭
于其上燃之逾時火熾
銅鎔高煦死諸子亦死
冬十月釋李時勉于獄復以為翰林侍讀

時勉既下獄至是復有言其得罪先帝者帝震怒命校
尉縛以來又使即斬西市毋入見而時勉已為前校尉
縛至帝遙見罵曰爾觸忤先帝疏何語具數之時勉曰

守此臣之美但其獲罪所
由究非先朝盛德而必使
之於大廷歷數始為嘆息
稱忠將欲形已之長竟不
復為仁宗少留餘地於心
果何以自安且宣宗後此
於陳祚請講大學衍義籍
沒遺繫郭循極味工作裏
禮怒射其矢視金瓜捶擊
始無以異又何前後之自
相矛盾耶

臣言諒閣中不宜近妃嬪皇太子不宜遠左右帝聞氣
稍平時勉數至六事止帝令盡陳之對曰臣惶懼不能
悉記帝意益解曰是第難言耳草安在對曰焚之矣帝
太息曰忠臣也立赦之復其官

大雷雷雨

十一月王通兵至交阯遇賊于應平交阯舊縣屬交州府敗績叅贊
尚書陳洽死之

通未至交阯黎利弟善攻交州府都督陳濟擊却之叅
將馬瑛破賊清威與下石室東關俱交至石室會通兵
亦至遂與之合進次應平之寧橋臨沙諸將言地險惡
恐有伏宜且駐師覘賊通不聽麾兵徑渡人馬行泥淖

中不能成列伏四起軍大潰死者二三萬人通被創走
尚書陳洽陷陳墜馬左右欲扶還洽叱曰吾為國大臣
報國正在今日揮刀殺賊數人自到死黎利在清化聞
之自將精卒疾馳圍東關通本無將畧一敗即氣沮陰
遣人許為利乞封不奉朝命擅割清化以南地畀賊令
官吏軍民盡還東關檄至清化知州羅通不從與指揮
打忠攬城拒守利移兵攻之不下既而利犯交州通出
偽官以下萬餘級利惶懼欲走諸將請乘勝急擊通猶
豫數日賊得樹柵掘濠塹四出攻掠遂分兵陷昌江都
指揮李任前後三十戰力竭自到死復攻邱溫邱溫去
廣西憑祥止二宿總兵官顧興祖擁兵不救城遂陷
事俱在明年昌江城在故諒江府南
邱溫城在故諒山府北李任永康人
十二月遣安遠侯柳升征黎利黔國公沐晟自雲南引兵

會之。

帝聞王通敗。大駭。乃命升充總兵官。保定伯梁銘汝陽人。

副之都督崔聚。懷遠人。充叅將。尙書李慶字德孚。順義人。叅贊軍

務。師由廣西赴討。又命沐晟及興安伯徐亨。新寧伯

譚忠。從雲南進兵。敕通固守以俟。又以黃福仍兼交趾

布按二司事。與升等同行。

丁未二年春正月。南京地震。

是年。凡十有一震。

夏四月。晉王濟熿有罪。廢為庶人。

初。濟熿既構陷濟熿。事具前。幽其父子空室中。蔬食不給。

恭王宮中老嫗。走訴成祖。盡得其構陷狀。乃命釋濟熿。

封其子美圭為平陽王。昇以恭王敬曰。濟熿斷不與在

宗。屢詔諭之。不聽。帝卽位。高煦反。濟熿與通謀。其黨至

京自首。寧化王濟煥亦奏其弑母。事亦見前。帝遣人察之。皆

實。乃免為庶人。幽之鳳陽。同謀者皆伏誅。

王通許黎利和。介其使上表。

利圖交州久。通閉城不敢出。利益易之。致書請和。上表

謝罪。通欲許之。集衆議。按察使楊時習曰。奉命討賊。與

之和而擅退師。何以逃罪。通怒厲聲叱之。衆莫敢言。遂

遣人借利使至京。進表及勞物。

秋七月。松潘番叛。遣都督同知陳懷合肥人。等討之。

松潘衛當發軍戍交趾。將士憚行。于戶錢宏與衆謀詭

金作贖刑古人欽恤之義
苟情有可矜而罪非不赦
許其納米抵罪亦未嘗不
可顧其聽人之自贖豈可
不問其應與否而強人使

從命無方者轉受無窮之
累則是為利起見非為
仁行權矣

言番叛冀免調都司果罷其役而發軍討番宏潛至番
寨脅以大軍將致討逼取牛馬財物番本不反忽聞大
軍且至眾遂驚走約生番為亂殺指揮陳傑眾至五萬
人合攻松潘城焚上下四關及諸屯堡又圍威茂疊溪
注見前諸衛所官軍屢戰皆敗帝遣懷與指揮蔣貴字大
都谷兵討之而臬宏于松潘以徇明年正月官軍連敗
三十餘寨松潘
平命懷鎮其地

命官吏軍民入米贖罪

自死罪至笞四十分十等納米百石至二石有差納者
贖罪得不死徒流以下皆復用不能納者雖笞杖久繫
不釋徃徃至死後以御史張純言貧人罪輕者始免追

繫

命都督僉事山雲徐州人鎮廣西

柳慶蠻韋萬黃等糾合獠獠苗種劫掠臨桂唐縣今為

諸縣鎮遠侯顧興祖坐逮以不救命雲佩征蠻將軍印

充總兵官率官軍討之賊退保山巔壘石于藤俟官軍

至輒斷藤下之莫敢近雲夜束火牛羊角以金鼓驅向

賊賊亟斷藤下木石比明木石且盡眾譟而登斬首萬

餘級賊降雲乃築四城九堡傳舍九十餘區以鎮要害

初土官饋獻帥率受之然卒為所持雲聞府吏鄭牢剛

直召問曰饋可受乎牢曰潔衣被體一污不可復瀕將

軍新潔衣也寧可汚乎雲曰彼且疑奈何牢曰贖貨法

當死將軍不畏天子法乃畏土夷邪雲曰善盡却之由是土酋皆服。

九月柳升師次倒馬坡在鶴陵關南遇伏死諸軍盡歿。

升奉命久俟諸軍集至是始抵隘留關黎利與王通已

有成言乃偽為國人書詭稱陳氏有後令其下詣升軍

乞罷兵立陳氏裔升不啟封遣使奏聞趣進兵連破關

隘數十直抵鎮夷關即鶴陵關永樂中更名升意殊輕賊郎中史

安字志靜豐城人主事陳鏞字叔振錢塘人恐賊示弱以誘官軍亟言

于李慶請升持重勿輕進時慶及梁銘皆病甚強起告

升都事潘禪鄆人且引寧橋事為戒升不為意前至倒

馬坡與百餘騎先馳度橋橋遠壞後隊不得進升陷泥

淖中伏發升中鏢死從者皆歿其父銘卒明日慶亦卒

崔聚整軍至昌江遇賊殊死鬪賊驅象大至陣亂聚為

賊所獲誘之降不屈遂被殺官軍或走或死無一人降

者安鏞禪及主事李宗昉史無里系皆死黃福奔還為守關者所獲欲自殺守

關者力阻之曰公我父母也公不歸我曹豈敢至此利

聞饋白金餼糧以肩輿送出境漏至龍州以賊所遺歸

冬十月王通棄交阯與黎利盟而還

通聞柳升敗歿益懼更啗利和教利立陳嵩為陳氏後

詭言嵩實先陳王頊三世孫輒立壇集軍民官吏與利

盟誓退師因宴利遣利錦綺利以重寶賂通通為馳上

表即引兵還沐晟軍至水尾聞已議和遂引退賊乘之

南界

十一月詔赦黎利罷交趾兵悉召文武吏士北還

鴻臚寺進黎利與柳升書越一日王通使以利所奉陳

嵩表亦至詞畧相同帝覽之心知其詐然欲藉此息兵

乃以表示廷臣命集議張輔曰此詐也請益發兵討之

臣期以一年擒賊蹇義夏原吉亦以為不可許而楊士

奇楊榮知帝厭兵且前有欲棄交趾語語具前因力言許

利便帝意遂決廷臣不敢復爭于是遣侍郎李琦羅汝

敬等齎詔撫諭交趾赦除其罪并諭利與滅繼絕意令

具陳氏後人之實以聞敕召王通馬瑛及三司衛所府

州縣官吏盡撤軍民北還詔未至王通已由陸路還廣

西陳智及中官馬騏山由水路還欽州官吏軍民得

還者八萬六千餘人為利所獲及拘留者不可勝計交

內屬二十餘年屢叛屢討及棄地罷兵歲省軍興鉅

皇子生赦

帝年三十胡皇后未有子而孫貴妃有寵妃鄒平人幼

色帝即位乃陰取宮人子為己子帝以長子生大喜寵

貴妃有加

戊申三年春二月立子祁鎮為皇太子即英

皇子生八日羣臣即上表請立為太子皇后亦屢表請

早定國本貴妃佯驚曰后病痊自有子吾子敢先后子

邪帝不允貴妃子遂立

立儲非黃金之道向已屢論及之若由於臣下申請尤易滋流弊况其未離襁褓者乎乃宣宗皇子生甫八日而羣臣請立太子之疏已紛紛競陳有伺趙不及待竟至於此徒知拘古

慕名而不審事體真不足
當一嘆而况其事出揣摩
迎合耶

作帝訓成

凡二十五篇。曰君德奉天法祖正家睦親仁民經國勤政恭儉儆戒用賢知人去邪防微求賢祭祀重農興學賞罰黜陟郵刑文治武備御夷藥餌帝自為之序復題其後以詔子孫

三月廢皇后胡氏立貴妃孫氏為皇后

太子既立帝以春秋母以子貴將廢后而立貴妃召諸大臣言之楊士奇以為不可翼曰帝獨召士奇至武英殿密諭之士奇曰皇后今有疾惟以疾辭位遜居別宮則進退有禮帝俞之乃令后上表辭位退居長安宮賜號靜慈仙師而册貴妃為皇后胡后既廢張太后常召居清寧宮至正統八年乃殂葬金山天順間追謚恭讓皇后金山在宛平縣西北

宴大臣于西苑在今西華門西明彭時賜遊西苑記西苑在宮垣西中有太液周十餘里池中駕虹梁以通往來橋東為圓臺臺上為圓殿其北即萬歲山山上有殿亭六七所最高處廣寒殿也

帝命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等十有八人從遊萬歲山復賜登御舟泛太液池帝指御舟曰治天下猶此舟矣利涉大川卿等之力也當是時帝方勵精求治諸大臣亦同心輔政海內漸臻治平帝乃做古君臣豫遊事每首歲許百官旬休選勝宴樂帝亦時遊西苑諸學士皆從問民間疾苦賦詩賡唱朝野稱盛事云

夏四月詔自今官民建言尚書都御史給事中會議以聞閏月遣使撫輯河南流民

工部郎中李新自河南還言山西饑民流徙南陽諸郡不下十餘萬官司遣人捕逐民愈窮困死亡日多帝即

遣官撫恤撥廩振之。

王通陳智等及內官馬騏山壽俱以棄交趾罪下獄論死。

時議以通棄地擅和騏恣虐激變罪為最重然帝皆不

誅長繫待決而已。顧興祖先被逮亦下獄然最為廷臣所劾帝不問封章示之。

五月贈恤交趾死事諸臣

秋七月以顧佐字禮卿太康人為右都御史

都御史劉觀雄縣人以貪被黜楊士奇楊榮薦佐廉公有

威尹京師政清弊革帝立擢佐右都御史賜救獎勉佐

視事即奏御史不法及老疾者三十二人朝綱肅然佐

性嚴毅每旦趨朝小憩于外立雙藤戶側百僚皆旋折

避之入內直廬獨處小夾室非議政不與諸司羣坐人

稱顧獨坐云。都察院吏請佐受隸金私遣隸歸帝密示

官俸薄僕馬薪芻資之隸不得不遣半歸使出資免役

歎曰朝臣貧乃如此因怒訴者曰朕方用佐小人輒敢

誣之乃以狀付佐曰汝自治之佐召吏吏恐甚佐曰上

命我治汝汝改行吾當貸汝帝聞謂佐得大體益喜。

八月罷北京行後軍都督府及行部

初仁宗將還都南京命北京諸司悉稱行在事見前復設

行後軍都督府及行部至是罷之。請司行在字至正統六年始去

帝巡邊敗烏梁海之衆于寬河在今喀喇沁左翼南源出寬山東流會額爾齊斯河入

盛京寧遠州界

帝次石門驛在遵化州西有鎮聞烏梁海統率部衆萬餘人已

入塞乃留大軍于遵化遵化今遼縣而自率精騎三千人

朝官自有常祿即或薪芻僕馬所費較多豈可取給隸人致損清節乃當時相沿成俗難以顧佐之廉公有素亦不免為積習所移實非大臣潔清自矢之善宜宗既知其失又因楊士奇之言而稔悉由來即當別定章程以剔除積弊顧惟付之浩歎姑息因仍明知而不為之禁則傷廉累下之風伊於胡底尚成何政乎

二騎持十日糧出喜峯口。注見前遇敵于寬河帝親射其
前鋒殪三人分鐵騎爲兩翼夾擊之飛矢如雨神機礮
並發烏梁海部衆潰敗人馬死者過半帝親率百餘騎
追奔其衆望見黃龍旗悉下馬羅拜請降明日命諸將
搜山谷獲軍器馬駝不可勝計

冬十月命中官郭敬鎮守大同

武安侯鄭亨久鎮大同治軍嚴肅撫士卒有恩常云大
同我國家後門我死後來者何人幸勿壞我家事也時
內官在邊總兵官畏之惟亨與敬議事無所撓亨卒敬
始縱恣

己酉 四年春正月兩京地震

北京是年震者三南京震者七

夏四月命工部尚書黃福平江伯陳瑄經畧漕運

大臣督漕自此始

詔贖吏不得贖罪

御史王翱

字九臯鹽山人

言官吏害民蠹政贖犯爲甚今官吏

罪無輕重運磚復職是貪贖者幸免廉潔者鮮勸非爲
治之道也請自今贖吏坐死但許贖罪不許復官從之
未幾文職有贖罪納米者吏部請降一級用帝曰納米
乃一時之權宜懲貪爲立國之大法自今文職官吏犯
贖者悉依律治

六月初設鈔關

洪武定制有商稅而無船稅至是戶部以鈔法不行請
行納鈔例御史羅亨信字用實東莞人等亦言之乃治南京水
道設關收鈔于是置鄆縣濟寧徐州淮安揚州上蔡河
在南 濬野州在蘇 九江金沙州在湖 臨清北新在杭 諸鈔
關量舟大小修廣而差其額謂之船料不稅其貨惟臨
清北新則兼收貨稅

冬十月帝製猗蘭操賜大臣

又諭蹇義等曰薦賢為國大臣之道卿等宜勉副朕懷

庚戌五年春正月少保兼太子少傅戶部尚書夏原吉卒諡忠

原吉與蹇義皆起家太祖時義秉銓政原吉筦度支俱

二十七年時稱蹇夏及是原吉卒對太師原吉有雅量
當如無事處大事當如小事若先自張皇則此中無主
何能應事嘗與同列飲他所夜歸值雪過禁門有欲無
下者原吉曰君子不以冥冥墮行其敬慎如此

二月下詔寬卹

帝以春和將下詔寬卹先諭楊士奇欲蠲免災糧寬民
間追償畜馬士奇對曰聖念及此真民生之幸但今當
寬卹者尙不止此因請免積欠薪芻量減官田租額部
符採買當按土宜法司理刑務敦平恕工匠在京者宜
分戶丁之半還家帝悉嘉納命士奇即草勅行之
帝奉皇太后謁長陵獻陵

帝親察鞦韆導太后輦至清河橋清河注下馬扶輦畿

民夾道拜觀陵旁老穉皆山呼迎拜太后顧曰百姓戴君以能安之耳皇帝宜重念帝奉太后過農家召老婦問所業賜鈔幣有進蔬食酒漿者太后取嘗之以與帝曰此田家味也皇帝宜知之扈從臣張輔蹇義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楊溥見太后于行殿太后慰勞之帝還見道中耕者取其末三推顧侍臣曰朕三推已不勝勞况常事此乎賜之鈔凡所過農家皆賜之

夏五月擢郎中况鍾字伯律靖安人等九人為知府賜勅遣之

帝以知府多循資格不稱任會雄劇地九郡缺守命大臣舉京官廉能者用之乃擢鍾知蘇州及郎中趙豫字定素安肅人知松江莫愚臨桂人知常州羅以禮桂陽人知西安與外郎陳本深有字

源勤人邵旻知武昌馬儀知杭州二人史皆失其里系御史何文淵字巨川廣昌人陳鼎新興人等皆賜勅驛馳驛之任其冬復用薛黃等二十九人亦如之後鍾等皆著聲績有居官至一二十年者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一時蒸蒸稱極盛焉蘇松隣郡况鍾在蘇州其為政務鋤豪強植良弱興利除害不遺餘力民有况太守民父母之歌趙豫在松江一意拊循與民休息在職十五年尤以愷悌稱及去老穉攀轅留一履以誌遺愛時論謂鍾為能吏而豫為循吏云

寡強不鋤則不足以安良
扶弱與利除害惟真循吏
能為之至於慈祥愷悌僅
可論其宅心而果決剛明
必當濟以蒞事能吏循吏
雖一兩稱究歸一轍也必
以豫為勝鍾豈知治體者
哉

六月遷開平衛于獨石即今獨石城在宣化府赤城縣東北獨石口南本元雲州地明移開平衛于此今設副將同知駐防

洪武初設開平衛置八驛東接大寧古北口西接獨石永樂間大寧既棄開平勢孤至是遂徙開平衛于獨石

棄地三百里。盡失龍岡。灤河。注俱見前。之險邊備益虛。遣使捕畿內蝗。

諭戶部曰。往年捕蝗之使。害民不減于蝗。宜知此弊。因作捕蝗詩示之。

秋八月己巳朔日食。

陰雨不見。禮部請表賀。不許。

命工部尙書黃福總理畿南。山東河南淮北屯田。尋罷。

福上言。永樂間營建北京。南征交趾。北伐沙漠。費用未嘗缺乏。比國無大費。而費用僅給。卽不幸有水旱征調。何以濟之。臣請役操備營繕軍士萬人。于濟寧以北。衛輝真定。順東。緣河屯種。歲可得米一百萬石。帝善之。遣

郎中趙新等經理。福總其事。兵部尙書張本言。軍民各有常業。若復分營田役。未免勞擾。事遂不行。

九月以周忱爲工部侍郎。巡撫南畿。

帝以天下財賦多不理。而江南尤甚。思得才力大臣往釐之。乃用大臣薦。擢忱巡撫南畿。兼督稅糧。許便宜行事。

忱浮沉郎署幾二十年。稍遷越府長史。及是以楊榮薦。遂被擢用。忱至。卽召父老訪

悉通稅故。設法以次理之。時蘇州通賦最多。積至八百萬石。而

賦額亦較他府獨重。官民田租共二百七十餘萬石。而

官田乃至三百六十二萬石。民不能堪。帝屢詔減之。忱

與知府况鍾。曲算累月。減至七十二萬餘石。他府亦以

次減。民困獲甦。先是。胡榮爲巡撫。用法嚴。忱一切治以簡易。凡告許輒不省。或面訐忱。公不及

周旋巡撫南畿如興水利
減浮糧設倉濟農一切實
心措畫善政頗多誠非苟
且塗飾者所可及若其苦
証不省一事則不得謂之
無失蓋多事固虞其擾民
而刀健必宜於懲治况南
人好訟自昔已然誠能處
置一二以警其餘庶奸徒
知所斂跡若一暨置之不
問則小人益無所顧忌勢
必聞風競起矣曠自滋於
民又何利乎至忱繼胡槩
之後寬猛相濟張弛因乎
其時欲為治必以便民未
嘗不以因人面訐而以
勅旨為斷則殊碍於理豈
知除害安民本非二事去

種莠正所以植嘉禾而保
善長亦豈得不鋤敗類徒
尚言清淨而務為姑息養
奸又豈能盡撫綏之實耶

微行至臣下私居惟宋太
祖之於趙普曾一行之其
意或在於陰行伺察然已
不可為訓若宗果思士
奇官何難宜召入對而
必以昏暮降臨乎迨後武

胡卿忱笑曰胡卿勅旨在驅除民害朝廷命我但云撫
安軍民委寄正不同耳及在江南既久與吏民相習若
家人父子每行村落屏去騶從與農夫餉婦相對從容
問疾苦為之商畧處置其馭下雖卑官冗吏悉開心訪
納遇長吏有能者則推誠與咨畫務盡其長故事無不
舉嘗相視水利督濬崑山嘉定諸浦時以匹馬往來江
上見者不知為巡撫也始與忱同命者北畿山東曹弘
湖廣吳政由員外郎江西趙新浙江趙倫由郎中河南
山西于謙由御史皆擢侍郎為巡撫而忱與謙
任最久政績亦最著于謙字廷益錢塘人

冬十月帝巡邊至洗馬林注見前閱武而還

十二月兩京地震

北京震者一南京震者四

辛亥六年春三月命考察外官自布政按察二司始

夏六月命黎利權署安南國事

三年夏李琦還自交趾黎利遣使奉表謝恩詭言陳暘

物故陳氏子孫已絕國人推利守其國以俟朝命帝知
陳氏卽有後利亦必不言然以封利無名復遣使齎勅
諭利及其國人令遍訪陳氏之子孫并盡還官吏軍民
及兵器之留其國者利亦再遣使奉表并具頭目耆老
奏。堅言陳氏無後仍為利乞封帝乃遣禮部侍郎章倣
字尚文齎勅命利權署安南國事利雖受朝命其居國
則稱帝紀元順天建
會稽人。齎勅命利權署安南國事。則稱帝紀元順天建
交州府為東都。清華府為西都。分十三道。各設
承政。憲察。及總兵使司。其制度多僭擬中國云。

秋七月帝微行

漏下十二刻帝從四騎幸楊士奇宅士奇倉皇出迎頓
首曰陛下奈何以宗廟社稷之身自輕帝曰朕思卿一
言故來耳越數日帝遣內官問士奇微行有何不可對

宗輝爲故事遂乃馳騁自如宜府大同盤遊不反皆宣宗貽謀之不善有以啓之耳

轉漕之法明季屢更迄無良策蓋輸將雖閭閻之職而飛輓則宜寧之在官若令里老承值富戶充當卽使全無苛擾而常賦外已多一力役之征後雖改爲支運而尚令民運至中途及陳瑄等議行兌運似平斟酌變遷然不以收納貢之有司交兌歸之水次仍令民私相授受且兌運與支運參行法不歸於盡

一民間益無所適從強弱不均弊端百出非恤民之善政也

曰陛下尊居九重幽隱豈能遍洽萬一寃夫怨卒窺間竊發誠不可不慮後旬餘獲二盜如士奇言帝語士奇曰今而後知卿之愛朕也

冬十月令官軍兌運民糧

北京初建水陸轉漕皆用民運會通河既開陳瑄改用

官軍支運造淺船二千餘艘分遣官軍就近既而官軍

多所調遣仍用民運道遠數違期會黃福與瑄董理漕

事福請復支運法在四年令江西湖廣浙江江南北諸郡

民轉粟于淮徐臨清各倉而令官軍接運至京至是瑄

上言民運糧諸倉往反經年失悞農業若令民兌與附

近衛所官軍運載至京量給耗米及道里費則軍民交

便帝命黃福等議行之謂之兌運又命廷臣議定則例

耗米以地遠近爲差民有運至淮安兌軍者耗減十之

四如兌運不盡仍令民自運至倉其不願兌者聽其自

運兌運與支運參行軍既加耗又給輕齎銀爲洪關謂

呂二洪及會盤撥費且得附載他物皆樂從而民亦以

遠運爲艱由是兌運多而支運者少矣

十二月官袁琦有罪伏誅

琦自幼侍帝恃恩縱肆擅遣內官內使假採辦名虐取

官民財物事覺下錦衣衛獄籍其家金寶千萬計服用

僭侈非法遂磔琦併戮其黨十餘人仍命都察院榜琦

罪示天下

太子少保武英殿大學士金幼孜卒諡文靖

刑賞乃取大權免死之
券賜諸功臣尚且不可蓋
執法則有反汗之虞而曲
貸易啓扞綱之弊仁義之
施且由此而交困矣至金
英等本宮中小豎並未聞
稍著微勞有何勳績足錄
竟至詔書若死且從而褒
美之乎不知聞宦輩小人
難養若控馭得宜尚謹守
不敢干犯少不檢察則蕩
佚者有之况假以護符縱
之玩紀陷愆乎明室寵任
宦官之弊至英宗而大壞

宣宗此舉固已開其漸矣

幼孜病革家人囑請身後恩幼孜曰此君子所恥不聽
及卒贈少保

壬子七年春正月辛酉朔日食

賜中官金英范洪交趾人免死詔

三月復下詔寬卹

帝召楊士奇諭曰卹民詔下已久今更有可卹者乎士
奇因請撫流民減稅課察貪吏薦賢能京官三品以上
及布按二司各舉所知備方面郡守選軍民中有文學
勇畧者羣臣察舉以聞極刑家子孫皆得仕進帝從之

夏六月修天下府州縣倉

巡察湖廣御史朱鑑言洪武年間府州縣四鄉皆置倉

積穀多者萬餘石少者四五千石倉設老人監之富民
守之遇水旱以貸貧民今皆廢毀宜遵舊制俾旱澇有
資從之

作官箴戒百官

凡三十五篇

秋七月揭幽風圖于殿壁

帝閱內庫書畫得元趙孟頫所繪幽風圖賦詩一章命
侍臣書于圖右而揭諸便殿之壁嘗夏日午朝退語侍
臣曰天氣向炎正農夫耕耘時也因咏聶夷中鋤禾日
當午句曰吾每誦此未嘗不念農人

八月宥誹謗者罪

妄男子敢至禁門呼詆國
有常刑自當執付法司按

律以治初無庸好異矜奇也執至帝前已爲非禮呼仍不已則罪更無可寬宜宗乃比之設謗木以來諫釋而不誅儼既不倫宥允過縱皆好古而不衷於道之失也

有男子大呼西華門外語涉訕誹守門者執至帝前呼仍不已羣臣請下法司帝曰聖人之世設誹謗木以來諫者此人寧可罪邪其釋之

置蘇州府濟農倉

故時公侯祿米軍官月俸皆蘇松民輸南京戶部給之石加米六斗周忱請就給蘇松止與船價米一斗餘存米共四十萬石并官鈔平糴米時江南大稔忱奉詔令諸州縣以官鈔平糴共得七十五萬石有奇置倉貯之又每歲民糧起運羨餘存貯在倉者日餘米皆書諸冊而官掌之貧民借貸及綱運風漂盜奪者皆資給焉秋成抵數還官忱與况鍾定條約以聞帝悉允行名其倉爲濟農久之歲有餘

羨貧民不能償者多不追取忱在任二十年百姓不知

凶荒兩稅未嘗逋負後之巡撫江南者莫及焉

癸丑八年春二月賜曹鼎字萬鍾寧晉人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鼎初由鄉舉授訓導願就別職改泰和縣注見前典史七年督工匠至京疏乞入試復中順天鄉試及是舉進士

一甲第一賜宴禮部進士宴禮部自鼎始

秋閏八月西域貢麒麟

景星見

禮官請表賀不許

甲寅九年秋八月衛拉特托歡襲殺韃靼阿魯台于穆納山

在今烏喇特旗西舊作毋納山今改

托歡遣使來告。且獻玉璽。帝賜勅曰。王殺阿魯台。見王克復世仇。甚善。顧王言玉璽傳世久近。殊不在此。王得之。王用之可也。賜遣之。阿魯台子諤博爾濟延。舊作阿只俺

今來歸。

九月。帝巡邊。至洗馬林。還。

諸將言衛拉特獵所。去洗馬林不遠。襲之。可大克也。帝召問楊榮。榮對曰。陛下屢遣人招諭。命其近邊獵牧。故感恩而來。若擊之。是前敕誘之矣。且彼聞上至。必先遁。雖擊何益。徒失戎心耳。乃止。

冬。十月。松潘番叛。都督僉事方政討平之。

松潘諸族。明史土司傳。松潘衛領古藏先結等十八族。長官司。及空郎。龍溪諸寨。

方輿紀要。松潘衛南歸化。關左右有龍溪諸番寨。番叛。帝屢命陳懷討之。寇如

故。乃召懷歸。命政與都督蔣貴討之。政至。榜諭禍福。威茂諸番悉降。惟松潘猶梗化。政等連破三十餘寨。寇平。遂留政鎮守松潘。

卯乙。十年春。正月。帝崩。太子祁鎮即位。是為英宗。

遺詔。國家重事。白皇太后行。時太子方九齡。外廷傳言。太后取金符入內。欲召立襄王。楊士奇。楊榮。率百官入。臨請見太子。太后即至乾清宮。攜太子泣曰。此新天子也。士奇等伏謁。呼萬歲。浮議乃息。

罷金銀硃砂銅鐵坑冶。免其課。

減稅鈔。

鎮守中官襲唐世監軍弊政山壽等激亂交吐已事可徵即議撤除于初政誠為有益但收糧巡鹽諸務均係民生國計亦非可委任中涓至南京守備諸邊鎮守更儼然參與軍謀其視各布政司權寄尤重正當首行議罷爾時三楊輔政不思永靖根株乃復瞻

顧首尾使尚留萌蘖不久而增慮復熾遂不可除樂溥等豈得辭其咎哉

悉如洪武舊額

少師兼吏部尚書蹇義卒。諡忠定。

義歷事六朝凡五十年。及是卒贈太師。義與夏原吉聲譽相埒。朝議推

義善謀。原吉善斷。有古大臣風烈。而義尤厚重質實。善處僚友間。未嘗一語傷物。至議典法。不苟為包容。上前

所言。退不敢以語人。

罷十三布政司鎮守中官。

其守備南京鎮守諸邊收糧徐州臨清巡鹽淮浙者如

故。

加戶部尚書黃福少保。參贊南京機務。

留都文臣參機務自福始。時襄城伯李隆守備南京。福以參贊嘗坐隆側。然隆待福

禮甚恭。公退即推福上坐。福亦不辭。福遇事先籌定。付隆。隆悉從之。由是政肅民安。遠近悅服。

二月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

左右有請垂簾聽政者。太后曰。毋壞我祖宗法。第罷不

急務。斥宮中玩好之物。時時勗帝嚮學而已。朝廷大政

羣臣白太后。太后令悉送內閣。侯楊士奇等議決。然後

行。太后兄彭城伯景都督昇。惟令朝朔望毋得與聞國

政。昇素賢。士奇等請加委任。太后終不許。

尊皇后為皇太后。

封弟祁鈺。宣宗次子。賢如吳氏出。為郕王。

封平陽王美圭為晉王。

晉自濟熾廢後不立王者已八年。至是以美圭紹封。

以禮部尚書楊溥復入內閣預機務。

溥自四年秋。母喪起復。至是與楊士奇等復同直內閣。
三月。放教坊司樂工。

凡三千八百餘人。

江西盜作亂。僉事彭森等討平之。

時連年水旱。有司不能振卹。大盤山。在撫州府樂安縣西北。山延袤數十

里。跨新淦。永豐。二縣界。賊曾子良等為亂。眾至三萬。屢撫不服。森

與吉安知府陳本深率官軍民壯討之。本深以計擒斬
子良。餘眾潰散。

詔死罪必三覆奏。

以元儒吳澄從祀孔子廟庭。

夏五月。詔自今初任者不得除風憲官。

六月葬景陵。

在天壽山東長陵之北。

謚曰章皇帝。廟號宣宗。

明史贊曰。宣宗即位以後。吏稱其職。政得其平。綱紀修明。閭閻樂業。蓋明興至是。歷年六十。民氣漸舒。然有治平之象矣。若乃強藩猝起。旋即削平。掃蕩邊塵。狡寇震懾。帝之英姿睿畧。庶幾克繩祖武者歟。

秋七月。太白經天。

九月。詔四方毋進祥瑞。

龍州宣撫司。此四川龍州。今龍安府是。以瑞麥獻。有一莖六穗。七穗

者。詔曰。今旱蝗相望。獨一方稱瑞。如天下饑民。何自今

有若此類者。毋獻。

釋御史陳祚。字永錫。吳人。主事郭循。字循初。廬陵人。于獄。復其官。

宣德間。祚請講大學衍義。帝怒曰。祚以朕為未讀大學

自宣德間袁琦伏法內官已稍知斂戢英宗幼年踐阼政在三楊益當整齊官府使宣監有所顧忌而少主亦不致押近宵人况以太后委寄之專計從言聽王振雖為英宗所寵而坤齡指命並非不可挽回即振權任未重亦非有不可拔之勢又何難密啓東朝力加裁制乃三楊不早為防微杜漸輔導之職所關

實多至推由唐可禮即欲參預國事恣橫之機已萌又不能力持守正士奇徒爾臥家不出於事何禮使非太后之圖得以少遏凶邪則振之變辱廷臣擅行威福又何待八年以後乎英宗信用奸璫其失固不待言而養成巨患致禍禍國家於三楊誠不能無責也

邪薄朕至此不可不誅命籍其家逮其親屬同下錦衣獄婦女發浣衣局時拓西內皇城修離宮別館循為刑部主事極諫帝怒命裹以氈至大內親詰之循對不屈帝益怒手射之亦下錦衣獄至是皆赦復職

以王振蔚州人掌司禮監明史百官志內官十二監司禮監有提督掌印秉筆隨堂各太監為要職

振狡黠多智事仁宗于東宮宣德初浸用事帝為太子朝夕侍左右及即位命掌司禮監寵任之太后嘗遣振至內閣問事

楊士奇擬議未下振輒施可否士奇慍三日不出太后問故楊榮以實對太后怒鞭振仍令至士奇所謝罪且戒曰再爾必殺無赦自是間數日太后必遣使至閣問連日曾有何事來議如何施行令具帖以聞

冬十月詔天下衛所皆立學

十一月戊辰朔日食

命楊士奇楊榮楊溥議臣民章奏

太皇太后委任三人三人同心輔政士奇有學行通達

國體榮謀而能斷溥有雅操淳謹小心每議事士奇引

古義榮出一言決之諸大臣爭可否或有違言溥舍已

從人畧無繫吝時論賢之號三楊以居第曰士奇曰西書郡望曰南郡楊榮曰東楊溥嘗自

因曰為南楊

阿爾台寇甘肅總兵官陳懋擊敗之

阿嚕台既死其所立阿爾台王子及所部冬爾濟巴勒

等為托克托布哈舊作托都所窘竄額齊訥外為納欵

而數寇甘涼至是陳懋連敗之追至蘇武山在涼州府鎮番縣東

南山右有蘇武廟因名而還托克托布哈者元後衛拉特托歡既殺阿魯台欲自立為汗衆不可乃立托克托布哈而奉之實不承其號令也

英宗皇帝

丙辰 正統元年春正月發京軍屯田畿輔

楊士奇言國家歲用糧儲皆自東南轉運軍民勞苦今京軍操練外餘卒尙多宜令于北京八府屯田可省南方轉運之費從之

三月始御經筵

楊士奇楊榮楊溥請開經筵并擇老成重厚識達大體者數人以供侍講之職太皇太后然之命士奇榮溥及侍講學士王直字行儉泰和人等為經筵官每十日會講文華

殿宣德前儒臣進講無定日亦無定所至是定于餘日仍令講讀官四人入講經史

夏五月始置提督學校官

南京戶部尙書黃福言比來生員學藝疎淺宜令布政按察二司遍歷考試庶得真才于是兩畿及十三布政司各置提督學校官一員兩畿以御史十三布政司以按察司僉事著為令

秋七月復聖賢後裔

令有司訪求南宋衍聖公孔端友從高宗南渡居衢州事具前及宋儒周敦頤程顥程頤司馬光朱熹後裔蠲其徭役祠墓傾圯者修之

兩畿山東河南陝西湖廣廣東大水。

八月始徵金花銀入內承運庫。

初州縣歲賦有折銀者俱送南京供武臣俸祿及北京

既建各衛官支俸南京道遠費多所餘無幾至是副都

御史周銓請于直省不通舟楫之州縣折收白金布絹

赴京充俸巡撫江西侍郎趙新亦為言帝問尚書胡濙

字源潔武進人濙言太祖時嘗行之民以為便

洪武中天下稅糧計民以銀鈔

代輸于是謂米麥為本色諸折鈔者謂之折色乃倣洪武制米一石折銀二錢

五分麥亦如之南畿及浙江江西湖廣福建廣東廣西

共折銀百餘萬兩不送南京盡解內承運庫謂之金花

銀除給放武臣俸餘專供內用其後槩行于天下自起

運兌軍外糧四石折銀一兩解京以為永例由是諸方

賦入折銀者幾半而倉廩之積漸少矣

九月封黎利子麟為安南國王

初利死以其子麟權知國事至是帝以陳氏宗支既絕

麟事朝廷甚恭遂遣使齎勅印往封之

冬十一月詔廷臣舉堪任御史知縣者各一人

十二月下兵部尚書王驥字尚德東鹿人于獄尋釋之

王振初用事欲令朝臣畏已會驥議邊事五日未奏振

教帝召驥面責之曰卿等欺朕年幼邪遂執驥及右侍

郎鄺埜字孟質宜章人下獄尋釋之未幾右都御史陳智劾張

輔回奏稽延并劾科道不舉奏帝釋輔不問杖御史給

誠孝太后既對諸大臣數
責王振且以刃加振頸不

得謂無必殺之心使五臣
能因勢而為成之則去大
慈易如反掌乃五臣不但
不顯言其惡且為之長跪
致請轉若重為申救若長
由諸臣阿順幼主為身後
計故爾隱忍保全致貽奸
惡之禍而不得諍之議乎
太后之優柔寡斷矣且知
太后於兄景昇皆為其不
得子預國事可謂深知大
體而三楊則於景昇請加
王振私意揣摩若此又奚
有王振乎

事中各二十自是言官承振風指屢撫大臣過自公侯
駙馬伯及尚書都御史以下無不被劾或下獄或荷校
甚至譴謫殆無虛歲。

丁三年春正月太皇太后召見大臣于便殿。

太后御便殿帝西面立后傍召張輔楊士奇楊榮楊溥
胡濙入見五人東面稍下立太后諭曰卿等老臣嗣君
幼幸同心共安社稷又召溥前曰先帝念卿忠屢形愁
嘆不意今復得見卿溥泣太后亦泣左右皆悲愴始仁
太子時被讒宮僚多下獄溥及黃淮一繫十年屢瀕于
死仁宗每于宮中言及東宮時事慘然泣下以故太后
之言太后又顧帝曰此五臣先帝簡任俾輔後人皇帝萬
幾宜與五臣共計有頃宣王振至太后頓怒曰汝待皇

帝起居多不律今當賜汝死時女官雜佩刀劍侍遂以
刃加振頸帝跪為振請五臣皆跪太后曰皇帝年幼豈
知此輩自古誤人國家我聽帝暨諸大臣留振此後不
得令干國事也振故心憚太后自此稍斂戢已而太后
病遂跋扈不可制矣

夏五月遣王驥經理甘肅邊務

韃靼阿爾台及多爾濟巴勒數寇甘涼邊將失利帝命

驥往許便宜行事先是都督蔣貴追敵魚海子在今涼

州府鎮番縣東北即白亭將及之都指揮安敬以前無水草遂

引軍還巡撫甘肅都御史曹翼奏之帝命驥責貴狀并
戮敬驥秘之疾馳至軍大會諸將問往時魚海子先退

者為誰。僉曰安敬乃即縛敬斬軍門責貴曰汝大將亦當死姑貸汝立功自贖諸將皆股慄莫敢仰視于是校閱將士分兵畫地使各自防禦邊境肅然尋還報命會阿爾台復入寇帝命驥帥都督任禮字尚義臨漳人蔣貴擊之驥遣貴為前鋒而自與禮統大軍繼進戒貴曰不捷無相見也貴擊敵石城在甘州府邊外故居延城北走之驥及禮復敗之胡桐林與下多喇溝黑泉俱在額齊納地按胡桐木名漢書西域傳注胡桐似桐蠹食其葉而沫出下流者俗名胡桐淚可以汗金銀即此舊訛作梧桐林非是又及之多喇溝舊作刀力溝今改窮追至黑泉而還是役官軍出漠干餘里諸將左右夾擊殲敵幾盡先後獲其部長百五十人阿爾台多爾濟巴勒皆遠遁尋為托克托布哈所殺

詔旌出穀振荒者為義民復其家

六月以宋儒胡安國蔡沈真德秀從祀孔子廟庭

秋九月以指揮僉事楊洪字宗道六合人守備獨石

洪初副李謙守備赤城獨石謙老而怯與洪不相能洪嘗勵將士殺敵謙笑曰徒殺吾人耳敵可盡乎御史張鵬劾罷謙遂以洪代洪紀律嚴明烽堠修飭數與烏梁海戰斬其酋威名聞嶺北稱楊王

戊午三年春二月京師地震

夏四月設大同馬市

與衛拉特互市也

六月旱錄囚

秋陝西饑。

令雜犯死罪以下。輸銀贖罪。送邊吏易米振之。
冬十一月。逮天下逋逃工匠四千餘人。

宣德間徵天下軍民工匠。多所興造。帝即位。悉罷之。未幾建宮殿。修九門。改造五府六部。諸司公署。又建京城內外諸佛寺。工役繁興。匠多逃者。二年二月以後。已逮六千餘人。至是又逮四千二百餘人。後又逮萬人。逮至者皆桎梏赴工。六年夏。以盛暑始脫桎梏。

已未四年春三月。遼王貴烺簡王植長子有罪。廢為庶人。

貴烺杖殺長史。管荊州知府。為撫按官所劾。帝亦聞其內亂。召訊具伏。廢為庶人。已封其弟貴煖為遼王。

夏五月。京師大雨水溢。

壞官廨民居三千三百餘區。貧民露宿長安街。皆滿。

六月。彗星見。

長丈餘。五十四日。

京師地震。八月又震。

庚申五年春正月。少保南京戶部尚書黃福卒。

福歷事六朝。多所建白。安南貢使人朝。或指福問曰。識此大人否。對曰。南交草木。亦知公名。安得不識其卒也。贈諡不及。士論惜之。成化初贈大保諡忠宣。

二月。以翰林院侍講學士曹愉字性和臨胸人。侍講曹鼐入內閣。

預機務。

楊榮謂當擇後生可任者
一言而釋振意其計慮誠
高於士奇然亦不過善自
為謀耳若云進賢以輔政
則殊不然夫以三楊同心
政府老成之望開歷之久
併力以圖尚於奸端不能
絕慮慮後之資新學淺
者又安冀其與之相抗耶

王振至內閣語楊士奇楊榮曰朝廷事久勞公等公等
皆高年倦矣當若何士奇曰老臣盡瘁報國死而後已
榮曰不然吾輩衰殘無以効力當擇後生可任者報聖
恩耳振喜而退士奇咎榮榮曰彼厭吾輩矣一旦內中
出片紙令某人入閣且奈何及此時進一二賢者同心
輔政尚可為也士奇以為然翌日列愉龍及侍講學士
苗衷字秉彛侍講高穀字世用揚州興化人名以進四人皆帝初
等所定遠人愉龍遂先被擢用。
夏六月雨畿山東河南浙江江西大水江河皆溢。
陝西大雨雹深尺餘。

度僧道二萬餘人。

王振喜釋道每歲必一度之是年五月以前已度二萬
一千人至是又度前後共二萬二千三百餘人黃冠緇
服布滿街市僧道之多莫逾于此。

秋七月遣侍郎何文淵等分行天下修荒政。
從楊士奇請也時太皇太后專以養民為務每四方水
旱振濟動億萬計蠲免災糧或數百萬石閭閻安樂雖
災不為害迨王振用事悉反初政惟蠲租振荒尚仍之
不改云。

少師謹身殿大學士楊榮卒。諡文敏。

榮乞歸省墓比還至杭州卒贈太師授世襲都指揮使

楊行祥之事無識者或以為疑案不知遼國之說本屬荒唐當時謬語流傳既久民間遂信以為真且其去革除時年代漸遠禁漸弛行祥習聞其說希圖宣貴遂假其言號以為僥倖之謀觀所稱在齒之不相符合其為無知妄造情狀昭然此與漢時冒衛太子墳事諸闕事正同一律

更何所致疑乎乃後求附會者或以為迎歸大內或以為游葬西山耳食傳訛紛紛無據真無異癡人說

榮歷事四朝。謀而能成。祖初與解縉等七人同入閣。榮年少。最警敏。一日。寧夏報被圍。成祖示以奏。榮曰。寧夏城堅。人皆習戰。奏上已十餘日。圍解矣。夜半奏至。圍果解。成祖與諸大臣議事未決。或至發怒。榮至。輒奮成事。亦隨決。李時勉。夏原吉。皆以榮言得無死。或謂榮處國家大事。隨機應變。不愧唐姚崇。而不拘小節。亦頗類之。

冬十一月。河南僧楊行祥。詐稱建文帝。下錦衣衛獄。尋死。

有僧年九十餘。由雲南至廣西。自稱建文皇帝。請思恩

府土官知府岑瑛。執送總兵官柳溥。械至京。會官

鞫之。紀事本末云。僧年九十餘。且死。思恩葬祖父陵旁。耳。御史言。建文在洪武十年。距正統五年。當六

十四歲。何得九十歲。僧乃言其姓名為楊行祥。河南鈞州白沙里

人。洪武十七年。度為僧。歷遊兩京。雲南貴州。至廣西。帝

令錦衣衛銅禁之。四踰月死。從者十二人。皆戍邊。楊行祥事

見正統實錄。記載家。或附會傳說。或牽合失據。舊史例。議辨之。其悉。今故于諸說。皆不取。

辛酉六年春正月。己亥。朔。欽天監言日食不應。

禮官請表賀。不許。

以蔣貴為平蠻將軍。王驥總督軍務。討麓川蠻。

洪武中。麓川平緬宣慰司思倫發。思倫發。木平緬酋。既內屬。太祖命兼統麓

川之地。為麓川平緬宣慰司。事見前。為其頭目刀幹孟所逐。赴京陳訴。事

見前。太祖仍命為宣慰。同居麓川。已分其地。設府三。曰孟

養。蠻名。香栢城。元雲遠路。明初為土。木邦。蠻名。孟邦。元府後。陞宣慰司。今為孟良土司地。木邦。蠻名。孟邦。元

為土府。後陞宣慰司。今仍為木邦。孟定。蠻名。景麻甸。元土司。在孟定。取馬。土司界外。孟定。蠻名。路。明為。禦

夷府。今仍為土。隸雲南。長官司四。曰潞江。潞江。蠻名。怒。江。甸。後陞。宣。撫。司。

今司屬。千崖。千崖。蠻名。千賴。後陞。宣。撫。司。今司屬。騰。越。州。大。候。大候。蠻名。孟。祐。後陞。順。雲。州。今州屬。順。

寧州今仍為土州屬永昌府隸金齒明設金齒衛于永昌今省久

之思倫發死其子思任發襲職築點喜兵會孟養木邦

與緬甸相仇殺思任發乘機侵據之遂欲盡復其父故

所失地稱兵擾南甸注見前突干崖進陷騰衝注亦見前屢詔

撫諭不受命黔國公沐晟請發兵進剿帝命都督方政

會晟及其弟昂其討之事在四年政與晟不協思任發伴言

緩師晟遠信之政欲出戰晟不可獨引兵至上江即龍

源出騰越州徼外流經麓川為麓川江下流入大盈全

軍皆死政敗賊高黎共山下乘勝深入援師事聞朝廷

切責晟晟懼罪暴卒救昂代統其軍久亦無功昂畏賊

久之至芒市前驅遇賊敗遽引還已而賊據者章思任

發由是愈橫既乃遣其頭目以象馬金銀來修貢且請

罪帝用楊士奇言降勅許赦其罪侍郎何文淵亦請罷

兵遣官招諭命下廷臣議皆如文淵言而王振方用事

欲示威四夷先已召還甘肅總兵官蔣貴等使待命尚

書王驥揣知振意力主用兵振大悅遂絀廷議以貴為

平蠻將軍都督李安劉聚為副驥總督軍務大發東南

諸道兵十五萬人往討麓川侍講劉球字廷振安福人上疏諫

不聽球言思任發僻居南徼素本羈縻以邊將失馭致

德也乃詔旨甫下忽大舉興師今南方水旱相仍軍民

交困若復動衆紛擾為憂止衛拉特世為邊患近雖稍

抑部曲尚強今乃移甘肅守將以事南征卒然有警何

以為禦臣望陛下急寵麓川之師專備西北章下兵部

成命寢之

三月。下巡撫侍郎于謙于獄。既而釋之。

謙巡撫山西。河南。十二年。威惠大行。每入京。無私謁。王

振銜之。謙以在外久。乞召還。薦叅政王來。字原之。孫原

貞。名瑀。以字行。德興人。自代。右通政李錫阿振指劾謙。以久任不

遷。怨望。擅舉人自代。會謙來朝。遂下法司論死。繫獄三

月得釋。左遷大理少卿。山西。河南。吏民伏闕上書請留

謙者。以千數。乃命復原官。時山東。陝西流民就食河南

慶。二府積粟賑之。又奏令布政司撫集其衆。授田給牛耕種。流民以安。

夏。五月。太白經天。

遣使錄囚。

秋。九月。奉天。華蓋謹身。三殿。乾清。坤寧。二宮成。

永樂中。官闕未備。三殿成而復災。以奉天門為正朝。至

是宮殿成。宴百官。故事。中官不與外廷宴。是日。帝遣使

在宮中。呼振先生而不名。使至。振方大怒。曰。周公輔成

王。我獨不可一坐邪。使復命。帝感然。命開東華中門。召

振至。百官候拜門外。振始悅。

冬。十月。進蘇州知府况鍾。吉安知府陳本深。秩正三品。

鍾本深。治行為天下最。秩滿九載。當遷。部民乞留。詔予

正三品。仍視府事。鍾先以丁憂當去。部民詣闕請留。詔

許復任。及秩滿。請留者至二萬餘人。鍾雖起刀筆吏。然重學校。禮文儒。及卒。士民聚哭。立祠

祀之。本深守吉安十八年。政化大行。民恥爭訟。一日升

堂。聞鼓樂聲。問知解前民嫁女。本深笑曰。我來時乳下

兒也。今且嫁。我尚留此邪。遂請老去。郡人肖像以祀。

十二月。王驥等克麓川。思任發走孟養。

驥至雲南。部署諸將。分三道進取。右叅將冉保。由東路

趨孟定驥與蔣貴由中路趨上江副總兵劉聚自下江
夾象石在騰越州東龍川江東岸渡江而西即高黎共山麓合攻上江賊重地立
寨堅守攻之不克會大風官軍縱火焚柵斬首五萬餘
級遂拔其寨由夾象石渡下江通高黎共山道至騰衝
長驅抵木籠山在永昌府芒市土司南連破七寨進搗賊巢即麓城在山上山陡峻深塹環之其東南一面傍江壁立賊從間道潛師出大軍後驥
戒軍中無動而令都指揮方瑛政之子突入賊寨斬首數
百又誘敗其象陳會再保亦由東路破諸蠻寨以兵來
集驥令截守西峩渡在芒市司南路通本邦而分遣諸將四面環
攻西風大作復縱火賊死者不可勝計思任發攜二子
走孟養驥留兵守之而還捷聞進貴罰定西侯驥封靖遠伯餘遷賞有差惟副總兵

李安以攻餘賊敗績下獄論死

壬戌七年夏四月兩畿山東山西河南陝西旱蝗

五月立皇后錢氏海州人

后族單微帝欲封后父貴為侯后輒遜謝故后家獨無封

六月遣戶部侍郎焦宏備倭

倭屢入寇命宏整飭浙江備倭事兼理蘇松福建

冬十月太皇太后張氏崩諡誠孝

太皇太后大漸命中官問楊士奇楊溥國家尚有何大事未舉士奇舉三事其一言建文君雖亡曾臨御四年當修實錄仍用建文年號其二言太宗詔有收方孝儒

當時閣豎擅權肆橫流毒方深大事無過於此者士奇等寧當不以為隱憂即誠孝太后亦未嘗不慮其貽害故爾倉猝垂詢諸臣如果忠於為國當思此事

機難得一去而不可復挽
即宜列王振罪惡亟舉入
告以請速除凶孽或冀其
萬一得行猶可有裨國政
若建文君臣之復號弛禁
即未及陳於平時亦無妨
俟之異日有何道不及待
而於呼吸難留之頃舉此
以冀白乎至其三未及上
紀者亦不言其何事則與
前二條之據拾無常大畧
相同士奇等為相雖亦有
小節足稱而核其實究不
免阿容守位至是而老將
及之尤不過浮沉自全而
已史家豔稱三楊相業東
盡可為定評耶

諸臣遺書者死宜弛其禁某三未及上而太后已崩遺
詔勉大臣佐帝惇行仁政語甚諄篤王振自太后有疾
數年間已縱恣及

太后崩遂
益無忌憚

十一月衛拉特遣使入貢。

故事衛拉特使止三十餘人其後利朝廷賞賚所遣動
以千計大同供應費至三十餘萬巡撫盧睿戶部侍郎
劉中敷大典等俱以供饋有缺至下獄是年春帝亦以
貢使太多限三百人入關其秋至大同者復二千餘人
旬日又百餘人帝悉納之使人以馬易弓藏于衣篋不
可勝計巡撫羅亨信請于居庸關詰檢之帝不許鎮守
太監郭敬歲造箭鏃數十發遺其使帝亦不問

十二月葬誠孝皇后。

癸亥八年春正月以王直為吏部尚書。

直子為南京國子監博士考滿至京選司欲改北學以
侍直直曰是亂法自我始矣固止之直遇王振未嘗少
降辭色振每坐直

先居其右曰太監四品吾尚書二
品也振無如之何更加禮貌焉

夏五月復遣王驥蔣貴征麓川蠻。

思任發之走孟養也詔能擒獲者即以麓川地與之既
而思任發自木邦竄緬甸緬人執之挾以求地而其子
思機發復帥餘眾據者藍麓川別寨
地道孟養奏乞入朝謝罪廷
議欲因而撫之王振不可于是命驥等合兵再討麓川
發卒轉餉凡五十萬人驥至金齒檄緬人獻思任發緬

佯諾不遣。及大軍逼境，緬人以樓船來覘官軍，而潛以他舟載思任發遁。驥分軍為五，進薄之。緬人堅執前詔，必予地，始出思任發。驥無如何，乃趨者藍搗思機發巢，破之。思機發遁去，俘其妻子部眾，立隴川宣慰司。在隴北，地舊名隴把。而還後二年，緬人始出思任發獻雲南思名隴把。而還任發垂死，于戶王政斬之，函首京師。

雷震奉天殿。

六月，太監王振殺翰林院侍講劉球。

球應詔言事。畧曰：自古帝王政自己出，則權不下移。太政。故權總于上，陛下臨御，今已九年，願守二聖之成規，復親決之故事，使政本歸一。古之擇大臣者，必詢諸左右，大夫國人，及其有犯，雖至大辟，亦不加刑，第賜之死，今用大臣，未嘗聞出公論，及有小失，輒極桎筭楚之。未幾又復其職，甚非所以敬大臣也。今之太常，即古之秩宗，今卿貳皆缺，宜選習禮儒臣，使領其職。古者人君不

明世宣寺之願書廷臣自王振於劉球始而小人助奸賢以戕正人則自彭德清始振在當時凌轢朝紳鋤其不附已者如薛瑄李時勉諸人俱為所嫉然正於下獄荷校尋即釋之劉球抗言時事雖為權璫所

親刑獄，悉付理官，邇者法司所上，多奉勅增減，法司不能執奏，或先觀望，以為輕重，民以多冤，至運磚納米，尤非古法，且使貪者幸免，廉者蒙辜，宜皆停罷。京師營作已五六年，日不煩民而役軍，軍獨非國家赤子乎？今營築多完，宜罷工，以蘇人力。麓川連年用兵，死者十七八，軍資爵賞，不可勝計，今又遣將遠征緬甸，責獻思任發，假使得寇，以歸，不過獻諸廷，最諸市而已，然彼挾以為功，必求與木邦分地，不與，則致怨，與之，則兩夷並大，是滅一麓川，生二麓川也。設有蹉跌，兵爭無已，死者必多，迨北貢使日增，包藏禍心，誠所難測，宜分遣給事御史督視官軍，及時訓練，毋使借工各厭，服役私家，仍公武舉之選，以求良將，定召募之法，以求武勇，廣屯田，公鹽法，以厚蓄儲，庶武備無缺，而外患有防。疏入，下廷議，惟從其擇。太常寺官一事，欽天監正彭德清，球鄉人也，倚振為奸，公卿多趨謁，球絕不與通。德清恨甚，遂摘疏中攬權語，謂振曰：此指公耳，振大怒，下球錦衣衛獄，囑馬順殺球。順深夜携一小校持刀至球所，球方臥，起立大呼太祖太宗，校前

不容其初意並未嘗欲殺
乃德清圖假手以洩私忿
遂爾從旁指摘力搆危機
致球遭刺刃慘亡冤沉獄
底而振從此逞其毒手益
無所忌憚是振之惡貫由
德清德憲而成其後振既
按法族誅而德清不過下
獄長繫罰不赦其何以
雪幽憤而快人心耶

斷其首血流被地體猶植立支解之瘞獄戶下。景泰初贈翰林

學士諡忠愍。下大理寺少卿薛瑄字德溫河津人于獄既而釋之

瑄有學行人稱為薛夫子初為山東提學僉事王振問
楊士奇吾鄉有可為京卿者乎士奇以瑄對召為大理
少卿瑄至士奇使謁振瑄曰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吾不
為也一日會議東閣公卿見振皆趨拜瑄獨屹立振知
為瑄也先揖之自是銜瑄會指揮某死振從子山欲強
娶其妾誣指揮妻毒殺夫處極刑瑄辨其冤三却之都
御史王文字千之東鹿人承振指劾瑄受賄故出人罪下獄論
死將行刑振蒼頭忽泣于輿下問故曰聞薛夫子將刑

也振感動會兵部侍郎王偉亦申救乃免

秋七月柳祭酒李時勉于國子監門三日釋之

時勉與南京祭酒陳敬宗字光世慈谿人並以師道著聞時稱

南陳北李時勉請改建國子監帝命王振往視時勉不

加禮振銜之廉其過無所得時勉嘗芟彝倫堂樹旁枝

遂坐以擅伐官樹柳署門監生石大用豐潤人李貴鳳陽人

等三千餘人上疏救不納適會昌侯孫忠生日公卿皆

為壽忠太后父也助教李繼因公卿請于忠太后使至

忠家忠言今歲生辰殊不樂以公卿皆集獨李先生荷

校不至耳使復奏太后言于帝帝始知振所為即釋之

甲子九年春正月遣成國公朱勇能之子等分兵四路擊烏梁

諸將四道出師一時俱以
敗敵奏聞情事殊屬難信
卽其稍有斬獲諒不過以
捕生充數非遽有摧鋒陷
陣之與也蓋虛增俘馘妄
報首功本軍中相沿陋習
况爾時國政不修諸將焉
能同時制勝果其詳加察
核虛實原可立明乃提奏
甫聞卽加封爵既未嘗深
入犁庭有何勦伐足稱而

之分其裂去總山圖
中專政止圖飾詞以邀
殊賞而不顧國勢之安危
朝廷又一切置之不問邊
患豈非此釀成耳

海。

王振言于帝曰三衛雖陽爲朝貢而數寇邊宜討之乃
命朱勇出喜峯口都督馬亮洪縣人出劉家口在永平府遷安縣東
北有闕舊爲興安伯徐亨出界嶺口在永平府撫寧縣北舊有闕城都
督陳懷出古北口各率兵萬人分剿已而諸將皆奏捷
勇奏敗敵于富峪川亨奏敗敵于土河懷奏敗敵于虎
頭山亮奏敗敵于黑山虎頭山在故大寧城北黑山
方輿紀要在朵顏東境然俱無大功稍有斬獲而已諸
將遂並加封賞進勇太保封亮招遠伯懷平鄉伯增其
後巡邊者多以斬擊邀功由是三衛積怨遂導衛拉特
入寇。

三月帝視國子監。

以新作國子監成也祭酒李時勉當進講會久病及升

堂講尚書辭旨清朗帝悅賜予有加時勉爲祭酒六年

抑奔競督令讀書燈火達旦書聲不絕英國公張輔暨
諸侯伯嘗奏請詔國子監聽講帝命以三月三日律時
勉令諸生立講五經各一章講罷設酒饌諸侯伯就諸
生列坐惟輔與時勉抗禮諸生歌鹿鳴之詩賓主雍雍
盡暮散去時稱爲盛事。

少師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卒諡文貞

士奇先以老病請告及是卒贈太師士奇公正持大體

寒士帝卽位初凡所建自無不行及王振用事士奇
福士奇與楊溥依違其間無所救正士奇既老子穉
家居多不法士奇不得聞于是言官交章劾穉下獄
士奇方在告帝恐傷其意降詔慰勉士奇感泣憂不能
起未幾遂卒後數月穉竟煥死獄中

夏四月以翰林學士陳循字德遵泰和人入內閣預機務

初閣務皆三楊主之。及是，榮士奇已卒，惟溥在。循及曹
鼐、馬愉遂皆參決。

秋閏七月，復開福建、浙江銀場。

帝初卽位，詔封坑冶。福建參政宋新交趾人。紀事本末作宋彰。今從明史。

浙江參政俞士悅以礦盜日熾，言開銀場則利歸于上

而盜無所容。浙江按察使軒輗字惟行。鹿邑人。力持不可乃止。

至是，礦盜青田葉宗留、麗水陳鑑湖等聚眾至數千。福

建參議竺淵奉化人。捕之，爲盜所殺。于是中官及言利諸

臣爭請開礦，乃命戶部侍郎王質經理之。定歲課福建

銀二萬餘，浙江四萬餘，而官屬供億費較課銀尚過之。

自是民困而盜益衆。

八月，敕諸將嚴邊備。

衛拉特托歡死，其子額森嗣。額森母蘇州人。隨夫戍邊，爲托歡所擄，遂生額森。按

額森舊作也。先。今改後仿此。自稱太師，准王克狡桀驁，北部皆服屬。

惟烏梁海未附。額森屢擊破之，又結婚沙州赤斤。注見前。

諸衛，刳制哈密，巡視陝西。都御史陳鑑字有戒。吳縣人。以聞，帝

敕諸將嚴爲備。

冬十月丙午朔，日食。

戊御史李儼于鐵嶺衛。

儼在光祿寺，監收祭物。王振過之，怒其應對不跪，下錦

衣衛獄。謫戍之時，振以義子馬順掌鎮撫司官，無大小

悉送順拷訊，戕害甚衆。順大通賄賂，車馬冠蓋，其門如

市。

乙丑十年春正月。磔錦衣衛卒王永。

王振專恣日甚。朝臣無敢言者。永心不平。乃數振罪惡。為書揭之通衢。又揭于振姪王山家。為緝事者所獲。刑部坐以妖言當斬。詔即磔之。不必覆奏。

二月京師地震。

夏四月甲辰朔日食。

始命天下學校考取附學生。

知縣楊瓚蠡縣人以治行卓異擢知府。上言。民間子弟可

造者眾。請增廣生員。母限額。禮部採瓚言。議令提學官

額外增取附學。天下學校之有附學生。自瓚始。其後定制。諸生

食廩者謂之廩膳生。增廣者謂之增廣生。俱有定員。以歲科兩試。高等者充補。其初入學者謂之附學生。

秋七月下。霸州知州張需于獄戍之。

需見民遊食者多。每里置簿。列男女大小口數。計其耕

桑樹畜。為設方畧。暇則躬自巡視。有不如教者。罰之。民

皆勤力。州以饒富有中官牧馬擾民者。需笞其校卒。中

官譖于王振。執下錦衣衛獄。華楚幾死。詔戍邊。并坐需。舉主順

天府丞王鐸罷為民。

冬十月。以兵部侍郎苗衷。工部侍郎高穀。入內閣。預機務。

衷穀與馬愉曹鼐皆楊士奇所薦。事具前。及是四人並在

內閣。而鼐尤通達政體。閣務多取決焉。

丙寅十一年春正月。予太監王振等錦衣衛世職。

振姪林世襲指揮僉事曹吉祥澤州人等弟好俱世襲副千戶。

二月異氣見奉天華蓋二殿。

三月遣御史柳華討礦盜。

福建銀場既開盜礦者益眾葉宗留為賊首自稱大王帝遣戶部郎中楊謙招撫浙江參議吳昇言福建礦盜出沒浙江江西廣東諸境東捕則西逃南搜則北竄若合而為一其患不小宜特遣朝臣專董勦捕乃命華督福建浙江江西軍討之華至福建遣兵分捕羣盜令村聚皆置望樓編民為甲擇其豪為長使自置兵器督轄巡夫盜稍戢而葉宗留劫掠如故已而鄧茂七反指揮使不能討歸咎于華

謂茂七等俱以甲夫為亂時華已為山東副使聞之遂自殺 鄧茂七事詳後

夏六月京師地震有聲。

秋七月增市稅。

先是于謙言天下稅課司局課鈔不及三萬貫者悉罷之領其稅于有司上下稱便至是戶部尙書王佐海豐人請增稅課置彰義門官房收商稅課鈔天下稅課司一萬五千貫以上者俱請復設征權漸繁。

少保武英殿大學士楊溥卒。

溥入內閣後楊士奇楊榮二十餘年及卒亦最在後贈

太師溥質直廉靜自楊榮楊士奇相繼卒在閣者皆後進望輕溥孤立王振益恣橫及溥卒中外大權一

歸于振矣。

振之擅作威福自三楊同在內閣時已然所云榮沒而加驕縱溥孤立而益恣橫乃當時附會獎許之詞不得據為震貫之論也

八月下吏部尚書王直等于獄尋釋之

光祿寺卿奈亨諂事王振亨許稱詔旨日支理戶部侍

郎時工部郎中王祐亦以諂振擢本部侍郎祐無鬚嘗以事干請吏部不行怨郎中趙敏搆之詞連尚書王

直侍郎曹義趙新並下獄三法司六科廷鞫論亨斬直

義新俱徙帝宥直義奪新亨俸視職如故先是駙馬都

家闖振惡其賤已同類下璉獄已而大理寺丞羅綺恭

贊寧夏軍務嘗誡中官為老奴總兵官奏之法司坐綺

罪徒錦衣衛改戍邊于是刑部尚書金濂左都御史陳

鑑等為馬順所劾並下獄帝以濂等已輸伏遂釋之

人尚職言古者刑不上大夫今文武大臣偶因微告遂

陷囹圄事或涉虛旋即復職是今日衣冠之大臣即昨

日受辱之囚繫而僚友而統屬官寧能無愧請自今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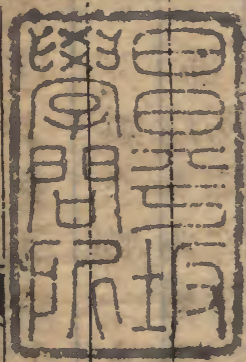
犯者召至午門大臣會問事實則疏其輕重請上裁決

不實即奏還其職帝頗然之而或于王振不能改也

璉尋授南京御史石璉昌黎人尚宣宗女順德公主金

冬十二月大雨雷電

濂字宗濂山陰人行人司洪武中置司正秩正七品司副從七品行人正八品職專奉使



文心丁卯

明英宗皇帝

